

## 参同契分章注

会稽魏伯阳撰 庐陵上阳子注

卷上

大易总叙章第一

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运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覆冒阴阳之道，犹工御者准绳墨，执衔辔，正规距，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纪。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朔旦屯直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即未至晦爽，终则复更始，日月为期度，动静有早晚。春夏据内体，从子到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讫戌亥。赏罚应春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如是应四时，五行得其理。

注云：伏羲睹河图始画八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诸乾坤，夏易“归藏”，以坤为首；商曰“连山”，以艮为首；文王《周易》，乾坤为首。孔子翼曰：“乾坤其易之门户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又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闢，是以广生焉。”伯阳仙翁深得三圣人之旨，作《周易参同契》，上翼三圣之道，下航万世之人。首句直指曰：“乾坤，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上阳子曰：夫乾之为物，阳也，故为易之户；坤之为物，阴也，故为易之门。太极胚腴，非得乾坤之门户，则天地何由而设位日月何由而光明人物何由而化生圣人何由而行其道哉是以乾动而直则阳，太极而生阴；坤动而闢则阴，太极而生阳。阴阳交错而生成坎离。仲尼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乾之用九也，初乘坤而成复；复中姤震，复而为师；师中姤坎，师而谦；谦而姤艮，谦而豫。震生于豫，豫而比；坎生于比，比而剥；艮生于剥，则震、坎、艮三男皆姤生于坤矣。坤之用六也，初乘乾而成姤；姤中姤巽，姤而同人；同人姤离，同人而履；履中姤兑，履而小畜；小畜生巽，小畜而大有；大有生离，大有而夬；夬生兑，则巽、离、兑三女皆姤生于乾矣。雌雄错杂，以类相胥。则乾再交坤而成临，临而泰，泰而大壮，大壮而夬，是阳之求乎阴也；坤再感乾而成遯，遯而否，否而观，观而剥，是阴之感乎阳也。斯为乾生三女，坤生三男。由此而往，三男三女，迭为夫妻，而六十卦次第生矣。此之谓“乾坤为众卦之父母”也。何谓“坎离匡廓”盖阳乘阴，则乾中虚而为离；阴乘阳，则坤腹实而为坎。故坎离继乾坤之体，而为阴阳之匡廓。比乾坤之于坎离，犹车辐之于轂轴：乾坤正坎离之辐，坎离辘乾坤之轂。老子曰：“三十辐共一轂。”此大小阴阳之旨同也。“牝牡”者，牝乃畜之母，牡乃畜之父；故牝为阴物之通称，牡为阳物之总名。合乾坤坎离，言牝牡四卦，其以牝牡

而为橐籥，犹用阴阳以为消息：橐象阴之门，籥类阳之户，喻乾坤坎离若天地间一橐籥耳。用橐籥之道而生物者谓之物，用橐籥之道而生人者谓之人，用橐籥之道而超凡入圣者谓之圣。圣人者，善夺造化也，善用坎离也。善夺造化之道者，犹良工准绳墨而正规矩，何事不成善用坎离之道者，犹执衔辔以循轨辙，何往不获圣人者，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也。圣人者，善处中以制外也，明律历而知数也。“律历”者，律应造化之候，历纪周天之运。一阳初生，律应黄钟。自子至亥，周天度始，故一岁既周，而阳复生於子也。“月节有五六”，月节者，两节为一月；五六者，五日为一候，六候为一月。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日十二时，两卦十二爻，则一日两卦为之经纬，一月六十卦以为表里也。“朔旦屯直事，至暮蒙当受”者何谓也盖震下坎上为屯，震为长男，而能复坎中之阳，以施生育之德，故谓屯直事。又艮上坎下为蒙，艮为少男，而能聚坎中之阳，以行温养之功，故谓蒙当受。“昼夜各一卦”，六十卦中皆有阴阳，互施生养也。晦朔为一月之始终，早晚谨一日之动静，四时定一年之赏罚。济其美者赏之，败其事者罚之，不失仁义喜怒之正，要得四时五行之理。

此章大义，总叙《参同契》之统指乾坤为易之门户，非便言金丹药物火候。此书解者百有余人，少能深造其奥。惟真一子彭晓虽知药火而欠次第，乃章章指为药物火候，篇篇指为丹鼎工夫，其中或恐后人附会。岂知仙翁述此一书，无重复语。上篇叙阴阳造化，炼成大丹之旨；中篇又细议还返、温养、防虞之用；下篇乃拟法象，备露成丹之详。上篇则次第而言，中篇复条例而布，何可淆混而不察！上阳子分而注之，分上篇为十五章，以应上弦得丹之义；中篇为十五章，以应下弦丹成之义；下篇为五章，以应五行之成数。所分之章，取其旨意同者，以为一章，寻详仙翁之本意，次第铺陈，就中借托玄言，直指金丹、药火、鼎器造化细密，使后来人易於领悟，遵而行之，从凡入圣，作佛成仙。其心传口授之秘又不敢施於笔者。噫！世人器德凉薄，诽谤易生。是以古圣大贤立言垂训，不泄天宝，散布于经。文王、孔子相传曰《周易》，明此道也；黄帝、老子相传曰“金丹”，明此道也；释迦、达磨相传曰“大乘”，明此道也。圣人慈悲、方便、接引，皆欲世人俱明此道，实众生之阶筏，为万世之梯航。岂谓后人各执异见，不立苦志，参访真师，不明阴阳同类相胥，各尚所闻，愈差愈远。彼见《周易》，则指为卜筮、纳甲之书，又恶知同类得朋之道乎彼见鼎器之说，则猜为金石炉火之事；彼闻采取之说，则猜为三峰采战之术；彼闻有为，则疑是傍门邪径；彼闻无为，则疑是打坐顽空；彼闻大乘，则执为禅宗空性，惟资谈论。更不察圣人之道，是用阴阳修之以出阴阳，用世间法修之以出世间。凡此等辈，乌足以谈《参同契》中之妙语耶昔王冲熙得刘海蟾金丹之旨而成道，乃叹曰：举世道人无能达此，惟张平叔一人而已。平叔遇圣

师於成都，作《悟真篇》以训于后，旨意详切，其玄言奥语，一与《参同契》合。上阳子自遇圣师而后，遍游江湖间，广参博采，无非诤谈。泥丸《翠虚篇》云：后来依旧去参禅，勘破多少野狐精。迺来岂惟无平叔一人，只要如冲熙者何从而得然说禅说性，逞乾慧者，比比皆是。求其可入此门而闻圣人之道者，亿中无一。则知冲熙之言为大悟，而翠虚之语尤可怜。古人谓谈道者如牛毛，明道者如兔角。况求其行道之人乎先哲云：愚人多不晓，一闻便大笑。上人心了了，一闻便知窍。今若有将此窍问是何物就喻之曰：窍是阴阳之门户。如此岂不愈动其猜疑哉！

## 乾坤设位章第二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阴阳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潜沦匿，变化于中，包囊万物，为道纪纲，以无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离没亡。言不苟造，论不虚生，引验见效，校度神明，推类结字，原理为证。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土旺四季，罗络始终，青赤黑白，各居一方，皆秉中宫，戊己之功。

注云：《十翼·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仙翁述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复自注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阴阳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其言既详，其心大切，岂谓世人信之不及，愚而难悟。《翼》曰：分阴分阳，迭为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二用”者，乾用九，坤用六。有用而无位。“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者，君子行道而德之至也；“用六利永贞”者，言坤之德至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故坤之为用，孤阴则无成，是以用六从乾，乃与类行也；而乾用九匹坤，“西南得朋”也。乾坤变化，各正性命。乾之太始，用九乘坤，阳含其阴，虚而成离；坤之太一，用六承乾，阴含其阳，实而成坎。是坎离得专明阳之体，变易而用，包囊生育，愈无停机。譬如天上之日月，忽忽而弦望，忽忽而晦朔；即如人身之阴阳，忽忽而太极，忽忽而无常。易道屡迁，变动不居，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而逆行易之道也。文王《周易》，每卦六爻，故曰“六位成章”，又曰“周流六虚”。其往来消息既不定，而上下盈虚亦无常。故乾初变姤，累变至坤；坤初变复，累变至夬。又有三男三女，互相交变。且六十四卦，皆有累变；一卦暨游魂归魂，共变八卦；又有积变，是一卦积变至六十四卦，而六十四卦积变至四千九十六卦。复、姤互相孕育，而各秉阴阳，成天下之亹亹者，皆此阴阳之道也。夫此阴阳之道之炁，或幽潜于其身，或沦匿于各体，或变化居中而包囊万物，或懋施生杀而为道纪纲。倘非乾坤二用，纪纲妙用，则道或几乎息矣。“以无制有，器

用者空。”无与有为两者何也太极之分有先天，有后天。何谓先天形而上者谓之道，以有入无也。何谓后天形而下者谓之器，从无入有也。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海蟾云：“从无入有皆如是，从有入无能几人”推度坎离消息之功，则后天者，皆为器形滓质，而有消息没亡；非若先天，乃有久长之道，可跻圣域也。孔子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世人惟顺行后天之道，故一生一死，而轮转不息。圣人善逆用先天之道，故致知格物，正心修身，乃长存而不氓。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故易之道，逆数也。“言不苟造”者，盖诸子百家之书，随才述作，工拙何居，此为道之祖书，不可妄置一语，恐误后人，此所谓“言不苟造”也。“论不虚生”者，仙翁上法三圣，准阴阳，象日月，况同类，作此书为世梯筏，此谓“论不虚生”也。何谓“引验见效”昔黄帝上升，巢、许高蹈，老子化胡成佛，淮南鸡犬皆仙，此皆“引验见效”也。何谓“校度神明”如日月合璧，爽现于庚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推类结字”者，如丹从月生，水象坎卦，日月为易，首之成道，此“结字”也。“原理为证”者，阴极而阳，阳极而阴，顺行阴阳，生人生物；逆用阴阳，必成金丹，此“原理”也。“坎戊月精”者，北之正位为坎，中有真土，是为阳土。女宿主事，幽潜阳精，戊为之门，月毂之地，藏无角兔，内白外黑，是为阴中之阳，外雌而内雄也。“离己日光”者，南之正位为离，中有真土，是为阴土。柳宿主事，沦匿阴光，己为之户，日轮之所，藏三足乌，内黑外白，是为阳中之阴，内雌而外雄也。古人以“日月为易”字者，是易即阴阳也。然言阴阳，则不见易，言易则不见阴阳矣。且万物非土则不能芽蘖，而日月尤所以孕乎土也。故东躔则经氐土，西度则经胃土，南行则经柳土，北毓则经女土。日月得土而久其明，土借日月以厚其德。土之分王，循环四季，春生夏长，土之功也，秋敛冬闭，土之力也。所以四时各有王日，长镇中宫，始终罗络，以就其功。青赤白黑，虽各居于东西南北，然皆秉于戊己二土，共成其德，以施神化也。

此章言阴阳分位各居，凡所用者必借于土，非有龙虎铅汞金水采结之语。故前则言列阴阳配合之位，后乃云各归一方。其他解者，不述仙翁本意，无分条件，紊乱互注，使后之人观此书者，或言仙翁觐缕重言，是不知妙语之有次序也。

### 日月悬象章第三

易者，象也。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穷神以知化，阳往则阴来，辐辏而轮转，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据爻摘符，符谓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来受符。当斯之际，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捍持。雄阳播玄施，雌阴化黄包。混沌相交接，权舆树根基。经营养鄞鄂，凝神以成躯。众夫蹈以出，蠕动莫

不由。

注云：孔子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仙翁重以明之，引而信之。此书法象日月以喻阴阳：日月丽乎天而有朔望对合，阴阳在乎世而有顺逆生成。日乃纯阳之炁，谓之太阳；月乃纯阴之精，谓之太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余四之一，每昼夜，天一周遭为一日。太阳一日行一度，行及三十度为一月；太阴一日行三十度有奇，月一周天，谓之一月。日行一度，谓之一日。何谓“穷神以知化”神之为物，神莫神于天地；化之为妙，化莫化于阴阳。天道左运，一日一周遭，行五十五万余里；地在其炁之中，如水上之浮板而不动。太阳之神，天地之元炁也，其体全莹，万物资其阳火赫赤之气以生长成实。其体之径阔八百四十五里差余，其行不由黄赤道，乃出入于黄道内外。昼长在赤道北，昼短在黄道南。何云南北内外盖北有紫微垣帝座居之，故北曰内，而南曰外。其神有不可得而穷极者，太阳之神也。太阴之神，天地之至精也，其体全黑，万物资其阴水运化之功，以孕产滋育。其体之径阔六百七十里有余，其行不由黄赤道。其黄道与赤道如两环相交，相距二十四度，月乃由中而行，距黄道约六度。其体虽黑，映日即明。缘督子以革象诲人，用黑漆毬于簷下映日，其毬映日之光远射暗壁，月之圆体比黑漆毬，有日映处则有光，日映不到则无光，故常一边光，一边暗。遇望日月相对，夜则月在天上，日在地下，所映之光全向人间，一边暗处全向天，世所不见。晦朔日月同经，月在日之下，月受日映，一边光处全向天，一边暗处全向地；月离地二十五度，人间乃见月吐微光。离渐远光渐多，月离日九一十余度，人见月光一半，故谓之弦。既望以后，光渐少耳，故月体本无圆缺，在乎受日光之多少矣。愚人或谓日月对望，为地所隔。彼岂知天之高远，而阴阳之炁，有隔碍潜通之理。然月中似瑕者，即大地之影也。日体大，月体小，日距天远，月距天又远，而月之化有不可尽泄者，太阴之神也。此谓“穷神以知化”也。子为一阳之首，至巳而极，阳极则阴生；午为一阴之首，至亥而极，阴极则阳生。寒暑代谢，温凉平分，阴极阳生，阳往阴来。比阴之附阳，若辐之于轮，辐辏而轮转，阴卷则阳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据爻摘符”者，谓一卦有六爻，一爻有三符，一日两卦，两卦有三十六符；阴阳相交，不用一时之久，不尽一爻之用，犹一时有三符，止用一符。一符之行，则一阳生于坤之下以成震。震者，一阳能伏一阴也，故云“震来受符”。当斯之际，天地媾精，万物凭虚而受生；日月揜持，乌兔相结而莫解；阳雄而刚峙，翠玄而施化；阴雌而闢，化黄包以含滋；杳冥混沌之中，两相交接，权舆牝牡，初媾始树根基。权舆者，始初之义。古人造衡自权始，造车自舆始。此言造化之初毓也。又，权者，暂也；舆者，稳也，言暂时工用要最稳当不僵踣也。经营一气，以养鄞鄂，凝布阳精，以成形躯

。此章但言太极肇分之初，阴阳顺行之始，而生人也，生万物也。故曰：“众夫蹈以出，蠕动莫不由。”世人不知后天顺行之道，亦借朝屯暮蒙之喻，亦有根基鄞鄂之比，乃指为还丹鼎中造化，非也。

#### 圣人上观章第四

於是仲尼赞鸿蒙，乾坤德洞虚，稽古当元皇，关雎建始初，冠婚气相纽，元年乃芽滋。圣人不虚生，上观显天符。天符有进退，屈伸以应时。故易统天心，复卦建始萌，长子继父体，因母立兆基。消息应钟律，升降据斗枢。三日出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朋。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七八数十五，九六亦相应，四者合三十，阳气索灭藏。八卦布列曜，运移不失中，元精眇难睹，推度效符证。居则观其象，准拟其形容，立表以为范，占候定吉凶，发号顺时令，勿失爻动时。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参合考三才。动则循卦节，静则因篆辞，乾坤用施行，天下然后治。

注云：《翼》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是“仲尼赞鸿蒙”也。乾坤之德，混沌虚妙。“元皇”，为盘古开辟之初，是仲尼稽古也。“关雎”者，男女人伦之正，夫妇冠婚之首。仲尼定诗，先夫妇者，正阴阳无邪之道。仲尼翼易，先乾坤者，明刚柔必配之理。是《系辞》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知幽明之故；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何谓“元始”盖顺行阴阳之道以生人物，故云“冠婚相纽”也。是之谓知生也。何谓“返终”，能逆行先天之道，超凡人圣，故云“元年乃芽滋”，是之谓知死也。昔者子路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圣人好问、好察，惜子路当时不就问生死之说，以发露易之道，使后人知有顺死逆生之理，知有和顺道德之义，知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道。是以圣人之降世也，仰观俯察，精审阴阳，以阴为符，以阳为命。何谓“上观显天符”盖阴气在天地间曰“天符”，阳气在天地间曰“天命”，阴气在人身中曰“火符”，阳气在人身中曰“性命”。若阴阳屈伸之时，则符为进退之候，符候准，乃不失时。故易之道统乎天心。天心，乾之正位，子为天心阳生之户。乾为阳物，天符纯阴。乾阳初生于二阴之下为震，震为长子，复生于坤。复者，一阳伏五阴也，坤为母，故曰“因母立兆基”也。钟律应斗枢者，黄钟之律在子，斗枢之运建子，皆应一阳始萌之时，即于三日之晡，月之微阳生于西南，阳生于月之下北震，故云“震庚受西方”。八日上弦，兑受丁火，阳升至半，其平如绳。十五对

望，日西月东，月兔尽吐其光，阳满卦体成乾。十六平明，巽见于辛，阴符包阳，使无奔逸。二十三日，阴符半裹，光止下弦。“坤乙三十日”，月体全晦，白静黑纯，光向于天。“东北丧朋”，东北为艮，箕水之乡，艮为鬼路。即于人身，癸满经行，丧损其气，节尽癸竭，一阳复生，故以壬癸而配甲乙，如乾始复，七八九六，数终三十，终则成坤，真气归藏。是知八卦，乾坎居北，艮震归东，巽离返南，坤兑还西，交布列曜，运用推移，不失于中。中乃天心，即太中极，元精之物，眇不可睹。天生圣人，推考度量，以效为验，以符为证。观日月之象，拟诸其形容。若司天者，立表测影，以为格范，占知时候，察定吉凶。若一发号，必顺时令，准拟爻动，则知阳生。上察河图，明乾象阴阳之交会；下序地形，详坤体金水之妙化；中稽人心，应时发号，动循卦节，复震从先，静因彖辞。大哉乾元，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含弘光大，柔顺利贞。天文既察，地形已存，人心又正，则乾坤之门，施阴阳之道，使天地人物皆得自然之治矣。

此章引圣人稽古观天之喻，明日月之合，体乾坤之用。使世人辨阴阳，识进退，明造化，拟形容，应符节，谨动静，如是而此，一身之天地治矣，非有龙虎鼎中抽添之语。

#### 君臣御政章第五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开舒布宝。要道魁柄，统化纲纽。爻象内动，吉凶外起，五纬错顺，应时感动。四七乖戾，谄离俯仰。文昌统录，诘责台辅，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纪。五六三十度，度竟复更始。原始要终，存亡之绪，或君骄佚，亢满违道；或臣邪佞，行不顺轨。弦望盈缩，乖变凶咎。执法刺讥，诘过贻主。辰极受正，优游任下。明堂布政，国无害道。

注云：仙翁以修丹之难借喻御政，则知乱民之难治，凡修丹，则知意马之难拴系。旧染俗污，咸与维新，御政之首也，是谓“鼎新”也；惩忿窒欲，见善则迁，修身之本也，是谓“革故”也。若为政，若修身，先从自己。至微至密者，首当管括而究治之，则为政而政成，宝身而身修。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之一事，不但为政，德乃百行之元，修丹之士可无德乎且何谓德，仁慈爱明诚，上德之士也。恭宽信敏惠，入道之门也。凡以修丹当以惠敏为先，惠则足以使人。仙翁乃曰“开舒布宝者”，外得民之欢心，内宝己之真气。此为要道之魁柄。若数布宝，乃能统化其纲纽。纲纽者，执法之主，善加统化，则执法者不苦其法。若爻象内动，则吉凶外应，亦犹五纬差顺，吉凶应时感动。“谄离”与此意同。谄即改，离犹移迁也。言四七之星宿，乖戾谄离，悉皆俯仰。“文昌”为太微主星，即魁中戴筐六星

，号南极统星，为人身朱雀之神，录人长生之籍。虚精之星乃三台之纲纪统录之星，为三台之领袖，在人身为明堂之主，开化世人之德。洞微隐光星是紫微辅弼，即尊帝二星，在人身为玄武之神，若人见之，寿可千岁。其余百节万神，“各典所部”。修丹一事，紧关造化，故比御政为难。复以星宿喻身。“日合五行精”者，子、丑、寅月，日合五星于北；卯、辰、巳月，日合五星于西；午、未、申月，日合五星于南；酉、戌、亥月，日合五星于东。尧时天心建子，甲辰冬至，日次虚鼠；汉太初冬至，日次牵牛；唐太衍冬至，日次东斗；宋至今冬至，日次南箕。此谓岁差。故太阳得火土益精光，得金水愈炫彩。“月受六律纪”者，律阳而吕阴，一五一六，二合三十，三十度周，日月再会，故云“度竟复更始”。日月循环往来而有弦、望、晦、朔，世因弦、望、晦、朔而有寒暑代谢，人因寒暑代谢故有生、老、病、死。原（一为景）其始则能长存，要其终则能不亡。或“君”乃心也，“臣”乃身也；心即我也，身即物也。若我心骄亢，或自满溢，或身物相竞，不顺轨法，则弦望乖变，盈缩有凶咎，致执法者刺讥，诘过于其主矣。辰极则前文昌星，一曰南极。辰极秉正而行，优游以任其下。明堂即台辅，勤布其善政，使国无乖戾。国亦身也，身安气和，则不害道。

此章喻人之修身炼丹，亦犹人君之治国。布政治国得其人，行其政，则天下平；修身尽其心，立其命，则丹道成矣。他本“御政之首”下，无“鼎新革故”一句，此书流传已久，后有不能晓其玄言，诸本多有差错，晦庵朱熹正数百字，未能尽善，非遇圣师，难分玉石。

### 炼己立基章第六

内以养己，安静虚无。原本隐明，内照形躯。闭塞其兑，筑固灵株。三光陆沉，温养子珠，视之不见，近而易求。黄中渐通理，润泽达肌肤。初正则终修，幹立未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注云：养己者，终身炼己也。孔子曰：“君子好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圣人患虑之深，备练人之情实。一动、一语、一求，三者乃入圣之至理，真养己之要言。宝精裕气，养己也；对境忘心，炼己也；常静常应，炼己也；积德就功，炼己也。苦行其事云炼，熟行其事云炼。修丹之士必先炼己，苦行忍辱，庶得入室之时，六根大定，方使纯熟，忘无可忘，乃能就事。是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知人，在止於至善。既明德又知人，止于至善，正合炼己。况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正合安静虚无之要。虚无者，非空虚全无之谓。仙师曰：先天一炁，自虚无中来，是安静虚无之至也。“原本”者，从自己生身处求之，则知真精、真神（一为气）为我身之本。“隐明”者

，世人多为聪明所役，耗其神气；大修行人，黜聪明，屏智慧，内照形，外忘我，塞兑而筑固灵株，收视而温养子珠。如是方得黄中通理，肌肤润泽。“初正”乃炼己之事，修炼乃临炉之事，“斡立”尽炼己之道，末持下入室之功。“一”者，己也，戊也。会此“一”字是参到伯阳心地上。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老子谓：“得一万事毕。”释氏云：“万法归一。”故天一生水者，要知此水从一中而生。一中者坎之中爻也。一者掩则聚精会神，一者蔽则分灵布炁，人能知一，则宇宙在乎手也；人能得一，则万化生乎身也。一之为妙，非师莫明。故云“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亦云“莫之知亦妙。”仙翁丹法，要先“筑固灵株”者，炼己而凝神也；温养子珠者，积精而累炁也。炼己功纯，方可以炼还丹。世人既不知炼己事大，又妄行半时得药之功，希冀功成，愚之甚也。故《清净经》曰：“内观其心，外观其形。远观其物，惟见于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语到这里，常人看来，岂非大休歇、大解脱时也。缘何下接“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静方能应物。仔细看来，行到真静应物处，方是初学底事。若论修丹，未梦见在。其常人也，施一斋，造一塔，或三峰采战，或枯坐诵经，或无为，或祷祀，凡此等以为向善则可，若曰修道，实未得其门而入也。故养己之功，欠一些不可。是洞宾云：“七返还丹，在人先须炼己待时。”泥丸云：“言语不通非眷属，工夫不到不方圆。”紫阳云：“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圣圣相传，可不谛受。太虚真人得黄房公旨，依教往武夷即谋就乃事，初行炼己功，每障魔百至。太虚卓然曰：束送妖魔精，斩馘六鬼峰。旋定息而坐，此念才举，爱根斩然。后学者观此炼己一事，更宜三思。此章只曰养己，无金虎鼎室之说，若以三光即阳火、阴符、金胎，尤非也。

#### 明两知窍章第七

上德无为，不以察求。下德为之，其用不休。上闭则称有，下闭则称无。无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两孔穴法，金气亦相胥。知白守黑，神明自来，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枢，其数名一。阴阳之始，玄含黄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车。故铅外黑，内怀金华，被褐怀玉，外为狂夫。金为水母，母隐子胎。水为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若有若无。仿佛太渊，乍沉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采之类白，造之则朱。炼为表卫，白里真居。方圆径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阙，状似蓬壶。环匝关闭，四通踟蹰。守御密固，阙绝奸邪。曲阁相通，以戒不虞。可以无思，难以愁劳。神炁满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动静休息，常与人俱。

注云：“上德”者，体全德之人也，无不为之士也。男女当二八之年，真精全而欲泄，全德之人则能保爱而浑无亏。又遇明师授以无为修摄之道，以永

其寿，是谓无不为之士，是谓上德之全人也。是即圣人行无为之化，是即大人成无为之功也。“下德”者，窃造化之人也，盗万物之士也。夫一切人，年甫二八，真精未泄，谓之纯乾。逮夫情欲一动，乾之中爻走入坤宫，乾不能纯，心虚为离。由是而后，日夜漏泄，存而有者，复几何哉惟至人者，不待其极，乃行圣人复全之道，以仙其身。是谓下德之士，是窃造化之人也。是即圣人率性之道，是即神人有为之功也。上德者，无为而无不为之也，得太极全体，成后天之功。是曰“不以察求”。下德者，有为而有以为也，夺造化之用，成先天之功。是曰“其用不休”。仙师云：“始于有作无人见，及至无为众始知；但见无为为要妙，孰知有作是根基。”斯言道尽金丹之事，非易也，至人不得已而行之。老子故曰：“夫佳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盖谓此也。

“上闭则称有”，“上闭”为坤，坤之为德，其静也翕。“有”乃坎中之戊土，内有先天真一之炁。“下闭则称无”，“下闭”为乾，乾之为德，其静也专。“无”乃离中之己土，中藏后天自然之汞。到此双明两用之窍。经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圣人无两心，其玄言妙语未尝高远，万世莫能测其端倪，必要师授之。黄帝上圣若不师广成子，岂能自明此道耶只如此窍，圣人无可奈何，形容极到了处：伏羲画卦，首以乾坤两象以定此窍；文王不隐，重而明之；孔子《翼》出乾直坤辟之义；老子乃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释迦喻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此皆直指而可见矣。上士或能自明此窍，其中功用，非师莫明。“无者以奉上”，“无”言己性，“有”即戊情。若己之性，能奉戊之情，则情之义肯恋性之仁矣。“上有神德居”，盖先天一炁，自虚无中来者，神之德也。仙翁重指曰：“此两孔穴法，金气亦相胥。”两句为《参同契》之关键，万世之下，慧饶颜闵，不能自通。云房翁曰：“生我之门死我户，几个醒醒几个悟，夜来铁汉细思量，长生不死由人做。”只那“生我之门死我户”，岂非两空穴也如前止陈乾坤日月造化之理，至此才定玄关，便指金水二物，作书次第，不泛若此。修丹之士既明此窍，且参“金”

炁为何物，“相胥”为何用，深达洞晓，方可炼丹。“知白守黑”，知其金之精纯，白而无污，是知白也。守其黑之基，待时而生水，是“守黑”也。水之初生名为“先天”，以其至真，号曰“神明”。白黑相符，金水汛旺，一遇己土，制水淘金，金水满炉，故曰“神明自来”。何谓“水者道枢，其数名一”盖水从天一而生，故为“阴阳之始”。“玄含黄芽”者，《翼》曰：“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即太元为水，黄芽为丹，水中有丹。因喻之曰：“玄含黄芽”。黑铅之中，内蕴白金；河车之中，内藏黄芽。亦犹士而怀玉，衣若被褐，则害不至。“金为水母”，盖兑金生坎水，而坎之中爻属金，故

云：“母隐子胎”，水为金子，壬癸之水，自西而生，兑之中爻乃属于坎，故云：“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者，真人即乾之体。乾之为物，至神至妙，其为形也，或有或无。大渊即坤之象。坤之为物，能沉能浮，其为形也，莫见莫闻。故乾能变化，坤德资生，既以化生，乾坤分布，各守其境。“采之类白”者，是铅中有银而白，造为内（一为国）丹则朱，独炼则成胡粉；其采外丹而炼，亦类乎是。然外丹者，常须表卫，外睹如朱之红润，内使不失其真白也。“方圆径寸，混而相拘”者，盖杳冥之中有物，则太极未分之时，为先天天地内蕴先天真一之炁，居乎太极之前，乃象帝之先。故曰“巍巍尊高”也。

“旁有垣阙，状似蓬壶”，乾之为象，亦似垣阙，亦似蓬壶，法象形容，一身一己，如上皆指鼎器而言。“环匝关闭”，即表卫也。“四通踟蹰”，密外护也。“守御密固”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阙绝奸邪”者，其出入以法度，限内外使知惧，令白里真居也。“曲阁相通”者，必置坛墀精研，以戒不虞之患。仙翁慈悲，自“环匝关闭”而下，历历指教，恐有不虞之害。又须无思无虑，不可忧愁劳役，故云：“可以无思，难以愁劳”，俾“神炁满室”，而不致亏损，故云：“守之者昌，失之者亡。”若稍不固，便致倾丧。是以“动静休息”，顷刻不敢放恣而忽慢，则金鼎之炁，彼我坚固，而互相调伏。故云：“常与人俱。”

此章直指两窍之体，发明金水之用。修行之人，看诵《参同契》到此，方知入头一着，便是难能之事。然下德之器，修有为之道，其功全资于炼己也，炼己稍欠，神明不来。

#### 明辨邪正章第八

是非历脏法，内观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阴道厌九一，浊乱弄元胞。食气鸣肠胃，吐正吸外邪。昼夜不卧寐，晦朔未尝休。身体日疲倦，恍惚状若痴。百脉鼎沸驰，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坛宇，朝暮敬祭祀。鬼神见形象，梦寐感慨之。心欢意喜悦，自谓必延期，遽以天命死，腐露其形骸。举措辄有违，悖逆失枢机。诸术甚众多，千条有万余，前却违黄老，曲折戾九都。明者省厥旨，旷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伏食三载，轻举远游，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长乐无忧。道成德就，潜伏俟时。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满上升，膺籙受图。

注云：做修行人，须明大道之正。倘非阴阳配合、坎离施化，外则皆为傍门左道。如内视五脏，存想咽呵，外履斗宿，步罡握诀；或习房中之术，御女三峰；或行九一之道，剑法五事，对境接气，浊乱元胞，是皆秽行，乃傍门之最下者。又如吐正吸邪，忍饥食气；或论年打坐，昼夜不眠；或立坛祭神，鬼物见象，此又傍门之乱道者。是使精神恍惚，百脉沸驰，心意日欢，梦寐夜作

，千蹊百径，然忽无功。既违黄帝老子之教言，不参真师阴阳之同类，曲折而招九都之戾。何由而结一黍之珠本冀延年，故因促寿。若有明达之士，复遇真师之言，旷然行之，愈勤不怠，夙夜不休以求药，专心伏食而密行三载，一任远游，九年足可轻举。积累一纪，水火不伤，居洞府以无忧，宴瑶池而长乐。已成道则潜伏，更积德以俟时。三天有名，太一乃召，俾司仙职，移居中洲。若有功高，飞身三境，加封进级，膺籙受图。如张、葛、旌阳、浮丘、钟、吕列圣已然后圣已遵而行之也。

此章仙翁力言一迷一明，一邪一正。邪则九都谴戾，正则行满飞升，理之必然，无可积虑。至于下手工夫次第在后。

### 龙虎两弦章第九

火计不虚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炉鼎，白虎为熬枢；汞日为流珠，青龙与之俱。举东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兑数八，下弦艮亦八，两弦合其精，乾坤体乃成。二八应一斤，易道正不倾。

注云：仙翁铺设到此，方言炉鼎龙虎弦气。曰，“偃月炉”，曰“白虎”，曰“上弦”，曰“兑”，曰“魄”，属於西也，彼也，玉池也；曰“汞日”，曰“流珠”，曰“青龙”，曰“下弦”，曰“艮”，曰“魂”，属于东也，我也，金鼎也。“偃月炉”者，即太乙神炉，是之为阴炉也，以其偃仰似月初生之象。“白虎”乃西方兑宫之物，天地初分，元属于彼；其虎之威，叩之则应，含弘广（一为光）大，品物资生，虽能伤人杀人，却蕴大乘气象。文王重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又曰：“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孔子曰：“说而应乎乾。”又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修丹之士，知畏此虎，要先降而伏之。既能伏之，则可为熬之枢，而不咥人也。离为日、为汞，中有硃砂，名曰“流珠”。“青龙”乃东方震宫之物，劫运既固，元属于我。此龙之势，威能变化，感而遂通，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之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子曰：“龙德而正中。”世人不悟此龙生生之功，每服其害。若人悟而畏之，调而降之，则能驱驾而用之矣。“举东以合西”，则嘉会而合礼也。兑艮数各八，流戊而就己也。“魂魄自相拘”，金木不间隔也。两弦合精，乾坤体成。易道不倾者，必二八相停而成一斤也。一斤指圆成之数。数乃积小以成大，故十粉曰丸，一丸如黍，一黍余曰刀圭，六十四黍曰一圭，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两铢四累为钱，十钱为两，八铢为镮。《说文》：“六铢为镮”，《监韵》：“八两为镮”，二者皆伪。三镮为两，是二十四铢也。十六两为一斤，斤有三百八十四铢。斤四两为铤也，古人分铢以应卦爻之数。

### 金返归性章第十

金入于猛火，色不夺精光。自开辟以来，日月不亏明。金不失其重，日月

形如常。金本从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归其母，月晦日相包。隐藏其匡廓，沉沦于洞虚。金复其故性，威光鼎乃燔。

注云：仙翁无一泛言，至此方指金之为用。非金之功，则不成丹，故云“金丹”。却非世上金玉之金，非从土石中出者。乃天地造化，五行颠倒之妙，自乾坤大化窟中而产者，此金是也。今之盲师，但说金丹，便自慌忙，不知所为。何者口说修行，又不得闻金丹之名，亦不究竟《参同契》中之语，乃诳於世。岂知仙翁历历指示此金神化之用。有辈余人每睹是书，不察阴阳真金体用，乃猜为烧炼炉火等事，惜哉！昧哉！若不与世露些消息，则万世之下，此书愈高愈远。人既不能窥其畔岸，遂皆弃而不观，抑何从而求修行之旨耶上根利器，要知此金在鸿蒙混沌之先，太极未判之始，元属于乾，故谓之“乾金”。大劫欲交，则谋报混沌之德者，至是以乾初交坤，此金颠蹶蹄骤，奔入坤宫，谓之“坤中金”。坤得此金，内实而为坎。坤之三爻本皆中虚，号曰“坤土”，既得此金以实其中，而成坎象。坎之正位，居于北方癸水之地。是坎为水，金藏其中，故谓之“水中金”。夫水中之金，为先天之宝，不能久居于后天之坎，因化为兑。兑或跃于北方之坎户，占居西天之西方，则此金日生夜长。酉之正位属兑，是以此金主行丹道于兑之中，故谓之“兑金”也。炼丹之士，寻微索赜，原始要终，格物致知，探其源流，审其根苗。若炼金丹，必求此金。若求此金，不求于乾，不求于坤，不求于坎，专求于兑。兑之为物，乃坤月同类，是云：“同类易施功，非类难为巧”。兑之为妙，代坤行道。故炼金丹，除此兑金，余皆旁门，不能成道。黄帝、老子，从古圣仙，皆用此金，方能了道。文王重巽九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仲尼《翼》：“巽兑柔，皆顺乎刚，君子以申命行事。”夫庚，金也。经云：“三日月出庚”是也。且释迦假此金以成佛，故号“金仙”。盖兑中之金，与天上太阴同体而生明，同时而生丹。天上之月名曰“太阴”，缘此兑金同其功用，遂亦名之“少阴”，又云“阴中之金”。天上太阴，其功接太阳之辉光以成岁时，兑之少阴，其道传续大千世界，化生人物。仙翁参透前圣，知此金之根源，推此金之妙化，阐出此金之神变也。彼世间金能与天地同久，入火其色愈精，久炼不失其重。况此兑金，是乾坤大化炉中之所产也，月之光有亏盈，兑之金有流转，故云“形如常”。朔旦日月合璧，月受日符，现一阳之光于庚申之位，此天上之太阴也。而此兑金每应月之朔，亦初三日生始阳之丹于混沌之位，此人间之少阴也。故云“金本从月生，朔旦日受符”。何谓“金返复其母”盖金之舍曰“兑”，兑之母曰“坤”，兑不能久舍其金，金亦因时而发用。坤之《翼》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圣人之心，妙在于此。金既发用，兑返母而包归坤，犹月晦而日相包。何也晦月朔旦，月之全体“隐藏匡廓”，为日所复，一日、二日、三

日，运行其度，辉光再吐也。又如金返归母，金之真精，沉沦洞虚，为世之用。一生二，二生三，劫运再交，金将复产也。若此金复产，必复其故性。何也？性为乾之用，乾之直也，寄金于坤，坤寄于坎，坎寄于兑，兑金舒情，复其故性，乃以此金还于乾宫。乾之金鼎，复得其种，炼成金丹，是以此丹号“金液还丹”，鼎号“威光金鼎”，是云“威光鼎乃燔”。（燔亦作烹，亦作禧，三字通释火炽热盛之义。此金丹书，日月星宿，天龙真宰，造化神灵，悉皆拥护，敬之畏之。）

## 二土全功章第十一

子午数合三，戊己号称五。三五既和谐，八石正纲纪。呼吸相含育，佇思为夫妇。黄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土为鬼，土镇水不起。朱雀为火精，执平调胜负。水盛火消灭，俱死归厚土。三性即合会，本性共祖宗。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伏食之，寿命得长久。土游于四季，守界定规矩。金砂入五内，雾散若风雨。熏蒸达四肢，颜色悦泽好。发白皆变黑，齿落生旧所。老翁复丁壮，耆妪成姘女。改形免世厄，号之曰真人。

注云：子居北，北乃坎之正位，其数一。午居南，南乃离之正位，其数二。坎中有土曰“戊”，其数五；离中有土曰“己”，其数五。戊专坎之门，掌先天真一之气；己直离之户，积后天至真之汞。若求先天之气，必通戊土而后得之；若用后天之汞，必伏己土而后和之。子午既欢而谐，戊己既和而合，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流戊就己，鼎中得类，两土相结，因名曰“圭”。“八石”为坤，乾坤为众石之父母，非坤则不得兑之纲纪消息。子午相呼吸，戊己相含育，铅汞相交结，而为夫妇矣。归土者，戊土也。戊土能生兑中金，故为“金之父”。“流珠者”，木汞也。铅水能资木中之汞，故流珠乃“水之子”。铅水以戊土为鬼，戊土一镇中宫，水不妄流于外。“朱雀”者，离中之物，是为火精，心平气和而脉停，可使调其胜负矣。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四者俱消，其功归于厚土。厚土者己土也。“三性”者，戊金水也。坎之门曰“戊”，坎之中爻曰“兑金”，金生太乙之水。金既生水，戊又制之，是三性合会也。木性即己土也。离中之户曰己，戊金水三者合本性之己，木乃徐徐而克之，总变而为大丹，故曰“本性共宗祖”。“巨胜”者，胡麻也；胡麻若作饭，常食之能延年。况还丹是金水戊己炼成，为天地间之至宝，修行术士伏而食之，寿与日月同其长久。“伏”者，伏先天之气；“食”者，吞黍米之丹。后人误作“服”字，是不知伏之为妙也。故仙师云：伏炁不服气，服气须伏炁；服气不长生，长生须伏炁。只一伏字，逆用化机。“土游于四季”，四季者，辰、戌、丑、未也。土各有王日，每季月王十八日谓之“游”。惟夏季火

生土，土德胜王；金畏火，故入秋属申月。古人以水土俱生申者，土因夏火而生，水到三垣而产。水潮制火，土乃生金。故入秋初，土德先王九日而生庚金，至戌止有九日而分王也。“守界定规矩”者，东方有氐土，能守青龙之界；西方有胃土，能规白虎之威；南有柳土，能规离火之户；北有女土，能定坎水之门。是使制伏丹砂真金之气，还入五内。其丹初至，气散如雾，润泽若雨；丹气薰蒸，遍达四肢；神气既全，颜色悦好；齿生发黑，返老还童；改其枯悴之形，永免世间之厄；形神俱妙，紫霞真人。

此章言欲下手炼丹，先和戊己二土，然后可采金水而成丹也。

## 同类合体章第十二

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冰雪得温汤，解释成太玄。金以砂为主，秉和于水银。变化由其真，终始自相因。欲作伏食仙，宜以同类者，植禾当以谷，覆鸡用其卵。以类辅自然，物成易陶冶。鱼目岂为珠？蓬蒿不成橐。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燕雀不生凤，狐兔不乳马。水流不炎上，火动不润下。时间多学士，高妙负良材。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资财。据按依文说，妄以言为之。端绪无因缘，度量失操持。擣治羌石胆，云母及矾磁。硫磺烧豫章，泥汞相炼治。鼓下五石铜，以之为辅枢。杂性不同类，安肯合体居。千举必万败，欲黠反成痴。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窥不广见，难以揆方来。

注云：胡粉，黑铅炼就也，得火则还本性；冰雪，寒水结成也，遇热则归本源。黄金入水银而变白，得火则回其赤色。世人嗜欲而乱性，全性而可以长生。何谓“金以砂为主”何谓“秉和于水银”修行之人明其造化，洞达阴阳。欲炼金丹，先积离己之珠砂，以和玉池之水银；却用坎中之水，以济离中之火。水火既济，金砂合形，变化由同类之真，终始因雄雌为主。所谓“欲作伏食仙，宜以同类者”，实为谛当。如植禾必种谷，覆鸡须用卵。欲作仙佛，不得同类，虽入闾百处，打坐千年，终落空亡。若也不参同类，行诸旁门，或房中御女，或三峰采战，此皆邪径，犹认鱼目为珠，蓬蒿为橐，岂知变化由其真乎燕雀飞禽也，不能生凤；狐兔走兽也，安能乳马皆非其类。水之为化不能炎上，火之为功不能润下，盖以阴阳往来必秉自然之道。仙翁教人以求明师，必参同类，必配阴阳，方可言丹。我紫琼翁初受太虚真人入室语，首问《参同契》为明易耶为行易耶太虚曰：易只阴阳两件事，能明能行，方为圣人。故易曰：西南得朋，乃与类行。《契》曰：“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先明之，后行之，圣人也。岂谓后人，或负高妙之良材，不求真师，依按古文，妄意度量：或以韶之石胆炼金；或用辰之砂银烧丹；擣治五金，淘炼八石，以三黄为同类，净赤铜为辅枢。其石与金，非我同类，安肯合我之气而居我之身乎昔

九江张相炼丹服食，洞宾悯其奸道心切，化一术士访而救之。张自负恃服丹已久，必可飞升，赂不加礼，洞宾顿去。但见座间有诗云：“可惜九江张尚书，服药失明神气枯。不思还丹本无质，翻饵金石何大愚！”后果双目不见而终。此辈皆负良材，执滞不回，甘受盲师误，将金石指为同类，耗亡资财，服食烧炼，或至于终身不悟。如彼等人，以管窥天，岂知天地间而有真仙圣师耶？世人纽于惯常，不自卑下博问，不肯拔萃广参，耳隘目低，乌足听观高远之事耶？却乃昂藏称大丈夫，是皆空负高妙之良材，失于自恃自满耳！

### 三圣前识章第十三

若夫至圣，不过伏羲，始画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结体演爻辞。夫子庶圣雄，十翼以辅之。三君天所挺，迭兴更御时。优劣有步骤，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审分铢。有形易忖量，无兆难虑谋。作事令可法，为世定诗书。素无前识资，因师觉悟之。皓若寒帷帐，瞑目登高台。火记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郑重说，世人不孰思。寻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窃为贤者谈，曷敢轻为书？若遂结舌瘖，绝道获罪诛。写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犹豫增叹息，俯仰缀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陈敷。略述其纲纪，枝条见扶疎。

注云：八章言“前却违黄老”者，黄帝、老君二大圣。至此详明三圣人之立言垂训，其尊崇前圣后圣之意。回视后之末学，总无所知，妄诞相高，开口谤毁者，其罪当何如哉？经曰：“若夫至圣，不过伏羲。”伏羲亦作庖犧，亦作伏戲。孔子《翼》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结体演爻辞”，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谓“《十翼》以辅之”？《易》之书也，伏羲画卦，文王繇辞，周公爻辞，共为二篇曰“正经”。仲尼于正经之后，《翼》以十篇，曰上彖传、下彖传、大象传、小象传、系辞传上、系辞传下、文言传、说卦传上、中、下十篇，是为《十翼》。本释《易》，乃不曰“释”，而曰“翼”者，以辅翼之道也。圣人上祖下法，经自为经。翼之为翼，欲使后之学者，知圣人不敢先于前圣，亦不紊乱正经。传自商瞿至于费、孟、梁、丘。费之言曰：“彖辞所以解经”，乃分二翼于各卦之下。费之易行，圣经乱矣。费直不明圣人不先不紊之意，若正经可紊，则仲尼早分而释之矣。费传至郑康成，郑主费也。郑之言曰：“《文言传》者，所以释乾坤二卦，乃移于乾坤上卦之后。至于王弼，王弼主费、郑。弼之言曰：《象传》所以释爻，乃移于各爻辞之后，各添“象曰”、“彖曰”字。数百年间已三紊乱，既乱正经又失《翼传》，费直作俑，郑、王和之。今之《易》，非《周易》，乃王弼之《易》也。先贤欲复《周易》之《翼》多矣。

，只如宋李焘、晁说之、欧阳修诸公，皆尝校定《周易》，以为古《易》。焘曰：《周易》十二篇始紊于费、郑，大乱於王弼，乃复校定，名曰《古易》，极于州学。晁说之再定古《易》，正经二篇，《十翼》十篇，“已亡”、“说卦”二篇。欧阳修曰：秦火《易》之正经以卜筮存，是则《十翼》之书，散在人间。汉文帝广求文字，《十翼》所存唯彖、象、系辞、文言耳。后至汉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易》全书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如是则《十翼》果亡二翼，后人以序卦、杂卦是《十翼》者，非也。其辞肤浅，后之学人唯相附和。独程氏有卓然之见，其遗书曰：序卦非《易》之蕴，此不合道。后横渠以大匠一斧辩之，更非是，唯程氏知亡二篇也。朱熹曰：独乾一卦，是《周易》之本文，弼不敢紊。朱熹曰：《周易》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间颇为诸儒所乱，今悉整而正之，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以复孔子之旧。自熹到今，已二百年，竟不复旧者，其有以夫？《易》非《十翼》，则易之道何以明，言辞何以通，变动何以识，制器何以象为道而不通言辞，则不得情性之感；为道而不知变动，则不得金水之化；为道而不工制器，则不得鼎炉之用；为道而不达吉凶，则不得逆顺之理。《翼》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也。”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夫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谓。君子有为、有行，必于恍惚杳冥之中，而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仙翁谓《十翼》以辅之，斯言尽矣。圣人之用功，均沾后世，但恐后学无大福德，无大智慧，不足承当，千般蔽阻，无由见闻。三圣迭兴，制作推度，万世师法。伏惟至道，天生圣哲，奚有自悟必资师授。纵负聪明，谋虑忖度，如有所障。若有仁贤，研心究竟，忽得师旨，心胸豁然。犹如室中褰去帷帐，分明洞达。一似瞑目上登高台，何所不见，人不求师，奚自觉悟倘有所师，先以《参同契》一书辩之，若句句能明，章章洞晓，方是真正；苟有一句慙囉含糊，便难信受。若除此书，谓别有途可成道者，此大诳人。何以故此书文王、周公、孔子祖述伏羲者也。故仙翁曰：“夫子庶圣雄。”万世之下，孰能超乎孔子也哉且黄帝《阴符》三百，老子《道德》五千，符合不差，惟明此道。是以老祖、天师、葛、许、浮丘诸仙皆从此入，又如紫阳《悟真篇》、缘督子《金丹难问》等书，皆祖《参同》也。参之佛典、道经，俱契于此。若有人曰：某师谁氏，又复师谁，其说如流。问其《参同》，多所不晓，此皆地狱种子，反谓至道不在文书，狂妄盲引。孰知此书参勘真实，方可下手。况乎《火记》六百，时节爻符，密言妙语，从首至尾郑重而说。人不熟思求其源流，以顺幽明共居之故。此书为贤者谈，曷肯轻述果若结舌，道恶乎传尽露竹帛，又泄天符。“犹豫增叹息”者

，犹乃兽名，此兽性多疑，居山，闻有声则豫上树，下上非一。故不能自决者名之曰“犹豫”。仙翁自说趋趋，涉川畏邻，自增咨叹，俯仰再三，缀撰斯文也。然陶冶后来，有隐露法度，其口诀未可悉陈，但述纲纪，略见枝条耳！

#### 金丹刀圭章第十四

以金为堤防，水入乃优游。金计有十五，水数亦如之。临炉定铢两，五分水有余。二者以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与之俱。三物相含受，变化状若神。下有太阳气，伏蒸须臾间。先液而后凝，号曰黄舆焉。岁月将欲讫，毁性伤寿年。形体如灰土，状若明窗尘。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门。固塞其际会，务令至完坚。炎火张于下，昼夜声正勤。始文使可修，终竟武乃陈。候视加谨慎，审察调寒温。周旋十二节，节尽更须亲。气索命将绝，体死亡魂魄。色转更为紫，赫然成还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为神。

注云：仙翁铺叙到此，方言入室临炉，下手结丹以入鼎也。上根者，当明是书，最有次第而不泛。《参同》一书，此章大有肯綮。非此一章之详，后人如何下手修丹之流未遇师旨，不知是书隐而且奥。观至此章，浑如嚼蜡，无入头处，只得猜为五金八石锻炼之事，到底无功，反怨圣师谩语，诚为可怜。今略泄露，未释后疑。“以金为堤防”者，大修行入，参炼九还金丹，须明此金乃西方兑中之金也。先辨真心，求彼兑金，立置坛墀，常加谨护，堤防固济，以待此金之生水也。所生之水，尤当推度而明辨之。要知此水，是先天之水耶是后天之水耶若是后天，则水溷浊，不可以炼还丹；若是先天之水，又待其水之清而用之也。诗曰：泾清渭浊，盖泾水清而渭水浊也。修丹者待其泾水之清，优游防闲，不可挠动，是云“水入乃优游”。此水之清中有真金，周兴嗣曰：金生丽水，清之至也。且要知其斤两轻重而后用之。盖此兑金，必约十五两重者，借近一斤之准则，是云“金计有十五”也。金重到十五两，则能生丽水矣。何谓“水数亦如之”非言水亦十五两，要水与金相称，如十五两之金，必能生多少之水，故曰“如之”。所以仙翁叮咛临炉方定其铢两，若十五两之金已生到五分之水，则水过余而不可用。是云：“五分水有余。”若此金初生水到二分时，乃真可用。是云：“二者以为真。”即此二分之水，必约十五两之金，是云：“金重如本初。”若水已到三分者，亦不堪用。是云：“其三遂不入。”若金水之数，及时相等，急以二分之火而合之。是云：“火二与之俱。”金水火既已相合，则火受金炁，复得水制，结成还丹，乃能变化，而状若神矣。下手临炉之工，莫此为要。是以圣人年中取月而置金，月中测日而听潮，日中择时而应爻，时中定火而行符。何谓行符古圣先贤以炼金丹为一大件事也，推度时节立攒簇法，以一年七十二候簇于一日，以三百六十爻攒于一月，以三十六符计一昼夜，分依十二时中。是一时有六候，比之求丹，止用二候

之火（一为久）；一时有一爻，比之求丹，不要半爻之顷；一时有三符，此之求丹，止用一符之速。所谓单符单决者此也。所以黄帝言《阴符》者此也。故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者，此也。修丹仙子，于此一符之顷，蹙三千六百之正气，逆纳胎中。当斯之时，夺天地之造化，窃日月之精华，地轴由心，天关在手，交龙虎两弦之炁，撝金水一体之真，龟蛇盘结于丹炉，乌兔会行于黄道，黑白交映，刚柔迭兴，玉炉（一为户）储祥，紫华映日，荧惑守于西极，朱雀炎于空中，促水运金，催火入鼎，伏蒸以太阳之炁，结号黄舆之丹也。夫初炼金水之时，堤防以岁月而计。至于合丹之际，止用一符之工夫。久则毁性而伤丹，一亏则伤寿年矣。是云：“岁月将欲讫，毁性伤寿年。”修丹一事，本为延寿登真，若差一发，反伤寿矣。故仙翁海后学必要慎密明窗尘者，比丹之至微也。“撝治”者，阴阳之交炼也；“持入”者，保持之而收入也；“赤色门”乃乾之户，丹从乾之户而归神室；“固塞”者，闭息也；“际会”者，九窍也。皆要坚完而无所失。“炎火张于下，昼夜声正勤”者，盖阳丹之初到，其中有信，乍得离中之火，昼夜周流一身，百节万神，悉皆听命，正宜勤勤内守，使声寂而意和，炁匀而脉住，丹始凝结。“始文使可修”者，炼丹之始，用文火而修之。其首尾则皆武火：首用武火以炼己，终用武火以温养。故鼎器歌曰：“首尾武，中间文”是也。“候视加谨慎”者，不可自取踈慢。泥丸有云：“工夫不到不方圆”是也。“审察调寒温”者，勿为物所瞒。紫阳翁曰：“调停火候托阴阳”是也。周旋以十二节，终而复始，直待添汞抽铅，铅将尽，汞亦干，七魄已死魂亦变，是“炁索命将绝，体死亡魂魄”也。景象至此，其色转为紫金赫赤之还丹也。“粉提以一丸，刀圭最为神”者，其少如一提之粉，其小如一丸之药。黍大曰“丸”，其轻如刀圭之匕，言至微也，而其神妙有不可述也。

此章备言下手之功，然细微玄旨，必师口传，孰能依文而成事哉先贤朱文公欲闻至道，不得师传，酷好此书，迨衰病中答侍郎袁公书曰：“《参同》之书，本不为明《易》，乃姑借此纳甲之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候。”文公该博如此，为无师指，想为纳甲之法。恶知此书直欲明《周易》之道，故曰：《周易参同契》。况丹道行持进退之候，并不用纳甲之法也。又书云：近者道间不挟他书，遂得熟玩《参同》，粗能晓其文义。盖向来虽屡看，率以无味弃去，今乃始识头绪，然未得其作料孔穴，夫玄言密旨，不可思议。文公屡以无味弃去，盲师却要猜量。又云：异时每欲学之，不得其传，无下手处。则圣贤非师，慧同孔孟，奚自会邪今人自满自足，妄猜妄为，若视前贤，其罪多矣。使熹得师指授，大明圣人易道，必不固执为卜筮之书也。

#### 水火情性章第十五

推演五行数，较约而不繁。举水以激火，奄然灭光明。日月相薄蚀，常在朔望间。水盛坎侵阳，火衰离昼昏。阴阳相饮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吾不敢虚说，仿效圣人文。古记题龙虎，黄帝美金华。淮南炼秋石，玉阳加黄芽。贤者能持行，不肖毋与俱。古今道由一，对谈吐所谋。学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注云：“五行数”者，金、木、水、火、土，推而为三五一之数。如炼金丹，则以铅、汞、银、砂、土为五行，而配合阴阳。故水能灭火者，谓阴能消阳。日月薄蚀，必在朔望，阴阳二者盛衰相侵。若阴阳和，两相饮食，则自然有交感之道矣。金与水同名曰“情”，木与火同字曰“性”。情居西北，性主东南；东南曰“我”，西北曰“彼”。金水之情，自然外来，而克木火，木火之性，乃内还而结金丹。是之谓“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是此二句为《参同》之骨髓也。“吾不敢虚说，仿效圣人文”者，仙翁得圣人之旨，复获古文《龙虎经》，依法修炼而丹成，乃撰此书，以训于后。因历叙黄帝之丹成曰“金华”，淮南之丹成曰“秋石”，玉阳丹成曰“黄芽”。丹成冲举，各立一名，无非是此还丹也，无非是先天一气也，无非同类之物也。后人闻“金华”即猜为五金；闻“黄芽”即猜为八石；闻“秋石”即猜为便溺。岂知古圣先贤方便立名，所炼之丹，奚出阴阳之外而别有路耶此道惟圣人为能勤行，自古迄今，一道而已。三教大圣，必须同类，方可施功，故云：“古今道犹一，对谈吐所谋”，除此一途，更无他术。后之来者勉力深思，求师指示，则知是书昭昭尽露，不我欺矣。上阳子曰：“《参同契》三篇，体用不杂，功妙非常。参者，参天地造化之体；同者，资同类生成之用；契者，合造化生成之功。上篇叙炼丹之本末，中篇列细微之密旨，下篇补遗脱之法象。”上篇与《龙虎上经》表里义合，世疑《龙虎经》必后人祖《参同契》上篇述以为经，亦必有上、中、下三经也。若无中下经，则何以谓之上经圣人之心，众人岂识盖上经者，首经之义，此固非凡可测。又况书中有“古记题龙虎”之句，以是明之，则上古之文何疑故云金碧古文。真人彭晓序谓：“仙翁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又云：“未尽纤微，复作补塞遗脱一篇，继演丹经之玄奥。盖仙翁初授真人阴长生之旨，后复师徐从事，由是备悉玄微，仙传载详。”真一又云：“书成密授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是则源流，真实奚辩！此书之注何啻百余，惟彭晓、王道为优，如晓得师授受，观其明镜图，《参同》序亦已详明，而所注此书，尚自碎杂。故有畎浍殊流，妍媸互起之语。王道所释，尤为旷濶。今详《龙虎经》。言虽高古，不若《参同契》之明且诀也。其语幽玄隐妙，非得圣师叮咛下手之

，孰敢拟议如“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之下，便接“吾不敢虚说，仿效圣人文”则知古圣大贤，非有所师，宁敢虚说也！非师岂成是书也，非师怎合造化也！留此书于世者，圣心道眼也，天梯河筏也，修行人仰赖也。世无此书，则皆趋入旁门邪径，使盲师俗子架空捏怪，相牵引动挽入地狱尔。世非此书，则天地之间无修行之旨，无圣人之道也。已欲成天下之亶亶者，其何以哉！留念深思，惟仙翁其天矣。大凡注书，注者，释也。其书隐奥难见，解释以晓后来。故必得一书之本意，必超前人之心地，明彻洞达，所注过于所作之书，方可注释。否则，彼处又不详，此处又不解，反误却后人。智慧低隘了方来耳目，莫谓后之来者不如今也。倘天生圣哲，欲正救之，则被其浊乱而不得分其清，归其正矣。其他经书尚可，如此书者，伯阳面拜阴、徐二真人，至道之正，其高制雄辞，幽藏奥旨，一字不苟，况以金丹之法之妙，鼎器之穴之用，何啻百件伯阳止以“金来归性初”一语皆尽！宋儒未达，不肯明《周易》之道，总看为卜筮之书，暗藏却羲文周孔神圣之心，黯却乾坤顺逆造化之道，枉屈伯阳踵制元言之帝。今若不晓露些孔窍，则四圣之心，万世莫伸；大易之道，万世莫明。岂知至要之言甚露，“昭昭不我欺”之切切也。

## 卷中

### 阴阳精气章第十六

乾坤刚柔，配合相包。阳乘阴受，雌雄相须。须以造化，精炁乃舒。坎离冠首，光映垂敷。玄冥难测，不可画图。圣人揆度，参序元基。四者混沌，径入虚无。六十卦周，张布为舆。龙马就驾，明君御时。和则随从，路平不邪。邪道险阻，倾危国家。

注云：上篇十四章，炼丹次第、首尾已明；此篇重述细微，逐章条例，乃九还大丹之合用，后学之士，必须深造洞晓，不可依违苟且，恐差毫发则不成丹。上阳子分此中篇为十五章者，列其一十五事也。此章独明阴阳精炁四者，何谓乾刚坤柔孔子《翼》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机，以通神明之德。”故夫乾之为德，刚健中正，纯粹之精也；坤之为德，柔顺利贞。君子攸行，是乾坤配合者，金丹之道也。惟君子为能攸行，小人反是。昔孔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枵。”子曰：“枵也欲，焉得刚”，刚之义大矣哉。小人强勉，一时刚健，又岂能中正既不得中正，又焉能纯粹其精也耶！刚之为物，乾也，动而直，故易知；柔之为物，坤也，动而辟，故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亲则功成，可大可久，此圣贤之德业也。能成位乎刚柔之中者，其金丹之道乎！所以乾阳之德主乎乘与，坤阴之德专乎含受。盖“雌雄相须”凭精炁，精炁舒布要雌雄。《翼》曰：“精炁为物，游魂为变。”“为物”者，顺行而生，生人生物也；“为变

”者，逆用而成，或佛成仙也。何谓“坎离冠首”夫乾刚交坤，乾乃中虚而为离；坤柔承乾，坤乃内实而为坎。是以坎离继乾坤而冠阴阳之首，且得刚柔之正。离中日光，坎中月耀，垂辉于下，玄妙杳冥难可测识，不可画图。惟圣人为能揆度，而参赞序述其元基，此义与前“元精眇难睹，推度效符证”意同。何谓“四者混沌”，盖阴阳精炁四者，包于虚无之窍，乃行六十卦，张布以为舆也。坤为牛，为舆；乾为龙，为马。是乾坤合德，而“龙马就驾”，天下治平，而“明君御时”也。金液还丹，与是同道，何哉盖龙为东方木汞，马即南方砂火，龙马得西方之金虎，以生北方玄武之水，故凝精合炁而形成就驾矣。

“和则随从，路平不邪”者，明君之御政，若行于大路，不劳扰于民，和气随时应；稍有不由正路，或更邪佞，以蔽贤嫉能，其国将危矣。故九龄往而国忠进，安史始萌；秦桧用而岳飞亡，燕云莫复。正人力为国者，惟恐国之权不在君；小人只为身者，惟恐国之柄不属己。君子小人，无世不有。君子当和而容小人，小人宜随而从君子，则国无倾危，而天下治矣。比之修炼，以和为先，和则事皆随心而应。《翼》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事既和矣（一为己），必正其心，必诚其意，必防其虑，则无险阻，而不倾丧其丹。毫发之差，可不慎乎后二十八章，重明四者尤详。

#### 君子居室章第十七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谓万乘之主，处九重之室，发号出令，顺阴阳节。藏器俟时，勿违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余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陈两象，未能究悉。立义设刑，当仁施德，逆之者凶，顺之者吉。按历法令，至诚专密。谨候日辰，审查消息。纤芥不正，悔吝为贼。二至改度，乖错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纵横，不应漏刻。水旱相伐，风雨不节，蝗虫涌沸，群异旁出。天见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动皇极。近出己口，远流殊域。或以招祸，或以至福，或兴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来，由乎胸臆。动静有常，奉其绳墨。四时顺宜，与炁相得。刚柔断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缩。易行周流，屈伸反覆。

注云：此章最为入室之初，防闲细密，炼丹之难，等等如是。圣人特以君子喻之，故《翼》之“系辞”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迹者乎又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又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上阳子曰：“道本无言，非言何由显道谓无言者，有德之士，言不可以不慎也。况行道修丹之士乎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逞乾慧无所知者，其发言论辩，无非求知也。真师则能察其诳妄，浅器必不轻论。”紫阳公云：“虽鼎镬在前，刀锯加颈，亦不敢言。”若是真实行道之器，恶可不言

且入室采药，切忌轻言。果若不言，则何以得其药之真泥丸有云：“言语不通其眷属，工夫不到不方圆。”仙翁乃引仙圣之言，而又伸之，此谓“万乘之主，处九重之室，发号出令，顺阴阳节。”言求丹必顺阴阳节候，即一阳来复之际。“藏器待时，勿违卦月”，言采药必待月现震生，即三日出庚之时。“屯以子申”，乃生水旺之处；“蒙用寅戌”，乃火生库之位。其六十卦，各有其日。聊陈二卦，即屯卦也。“未能究悉”者，仙翁自谓未能尽究详悉。盖元奥要口授，故经云：“非世上之常辞。”上圣已成真人，通玄究微，能悉其意。此言“未能究悉”者，世无上圣之资，岂能行此道而成真人哉！“立义设刑”，所以防其欺诈；“当仁施德”，所以诱其欢心。“逆之者凶，顺之者吉”，按依法度，历明号令，用须至诚，行宜专密也。“谨候日辰”者，一年止在一月，一月止有一日，一日止在一时，一时止用一符。“审察消息”者，必要知其兑金所生之水，清浊分数，倘毫厘有差，“纤芥不正”，必招责愆，贼害丹炉。如此乖错则阴阳差忒，二至改度，隆冬反为大暑，盛夏而有严霜。春秋二分以纵横，晨昏刻漏而不应，雨阳愆伏，怪异多端，如上咎征，皆喻临炉一差百错，总因炼己无功，致斯乖变。愚者不责于己，反怨丹经。若是大根，方寸真实，自悔自愆，诚心愈励，精勤不退，一念通天，自有仙助，临事必成。亦犹孝子诚心，方能感动皇极。心者神之舍，心实则神明自来。言乃心之声，言孚则性情相感，语虽近出己口，声传远播他方。败则招殃，成则致福。事乖则或造兵革，事济则身乐太平。成败乖济四者，皆由人心所为。动静不妄，必依墨绳。则四时应炁相求，刚柔和，五行正，大易之道，周流反复无不顺矣。如上譬喻，要修丹者专心致志，虑其危殆而谨防之。盖此丹道不特由我，亦由乎天；天若或违，当以财宝精诚感之，不可有逆天道。能顺天道，金丹成矣。故同人先号咷而后笑。《翼》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同人之卦者，同心之人也。其卦一阴而五阳，夫阴多阳少，则阳为主；阳多阴少，则阴为主。是以同人以孤阴而同乎老阳也。故欲得乎同人之心，必以利而断之，方得同人之言也。是以君子慎密委曲者，惟不妄言，而又托言语以为之阶，成丹之道之难，可不奉顺而谨之乎

#### 晦朔合符章第十八

晦朔之间，合符行中。混沌鸿蒙，牝牡相从。滋液润泽，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隐形而藏。始于东北，箕斗之乡。旋而右转，呕轮吐萌。潜潭见象，发散精光。昂毕之上，震为出徵。阳炁造端，初九潜龙。阳以三立，阴以八通。三日震动，八日兑行。九二见龙，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体乃成。九三夕惕，亏折神符。盛衰渐革，终还其初。巽继其统，固际操

持。九四或跃，进退道危。艮主进止，不得逾时。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飞龙，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结括终始。韞养众子，世为类母。上九亢龙，战德于野，用九翩翩，为道规矩。阳数已讫，讫则复起。推情合性，转而相与。循环璇玑，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难可察睹。故无常位，为易宗祖。

注云：此章象一月之晦，朔、弦、望，以比炼丹之行爻合符。盖一年十二度，晦朔弦望，天上太阴有十二度，与太阳合璧，人间少阴有十二度，以隐行看经，此阴阳之正也。惟少阴也，溟滓杳冥，“不可度量”，圣人测之，优游太极，方拟合符，始可行中，故号“先天”。天上之太阴，每会太阳，日月合符，月在日之下，日在月之上，月上正日之精光，其光向天，非人可见。亦犹男女交合，男在上，女在下，女为男覆而不可见。当此晦朔，月在日之下，辉光未分，比人间之少阴也。太极混沌之时，先天鸿蒙之内，经罢符至，初三庚方微阳将生，阳牡阴牝，相从配合，其中“滋液润泽”，自然“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也。夫大道者，非圣贤之资则不能运行。《翼》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道性金丹之神妙，虽天地不能测度，虽神明不能猜量，何哉金丹乃先天之炁，圣人善与天地合德，逆施造化以生此炁也。圣人能与日月合明，颠倒用功，以行此炁也。圣人巧与四时合序，以用此炁，而寒暑不相拘。圣人潜与鬼神合吉凶，以成此炁，而鬼神见情状。故“天地神明”，且“不可度量”，惟圣人为能也。

“利用安身，隐形而藏”，此何谓也坤道也。坤之为用，坤宫有土，土制坎水，善利万物如不争者，水之用也，圣人能逆用之，乃得水之利。《易》之“用六，利用永贞”者，坤之德也。“始于东北，箕斗之乡”，何谓也每朔月与日会，必于箕斗之乡。箕斗为艮，艮之为卦，阴侵阳也，号曰“鬼路”。月每至此而失其明，故曰丧明。有若世人顺行五行，生老病死，寒暑代谢也。“施而右转”者，天道左运，日月星辰悉皆右转。月至此乡，必晦而会，如璧如圭，一日二日，旋而右至于庚方，精光才吐，魄乃生焉。毕月昴日，月借日光，光吐于下，如乾阳初生。坤之下为震，象初三之夕，一阳二阴，乾之长男，得时行道，故“三日震动”也。初八上弦，一阴二阳，坤之少女，兑受丁火，代坤行道，以主其事，阴阳和平，神明乃生，故曰“八日兑行”也。三五为望，月全阳辉，故曰：“三五德就，乾体乃成。”如上爻符，比丹鼎中已得金水，太阴映日如生精魄，人身象月而生金丹，鼎中有丹，夕惕若厉，满则慎溢，盛则恐衰。惟圣人为能慎终如始。巽继其统，固济操持，徐运阴符，包裹阳炁。艮主进止，符满下弦，渐结渐凝，天位加喜，抽添铅汞，铅尽汞干。六五坤承，结括终始，铅汞俱化，金丹已成。虽以一月喻其行持，功要十月，方拟成形，功满三年，功高则一纪，在人积行何如耳！若夫大圣人，再造阴阳，推情

合性，转而相与，别立丹炉，复造九鼎大丹，亦如璇玑复建于子，比十二爻，周于一月，晦而至朔，朔则届爽，初阳再动于复卦矣。故云“故无常位，为易之宗祖”也。

### 爻变功用章第十九

朔旦为复，阳炁始通。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临炉施条，开路正光。光耀渐进，日以益长。丑之大吕，结正低昂。仰以成泰，刚柔并隆。阴阳交接，小往大来。辐辏于寅，运而趋时。渐历大壮，侠列卯门。榆莢堕落，还归本根。刑德相负，昼夜始分。夬阴以退，阳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尘。乾健盛明，广被四邻。阳终于己，中而相干。姤始纪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为蕤宾。宾伏于阴，阴为主人。遯世去位，收敛其精。怀德俟时，棲迟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阴伸阳屈，没阳姓名。观其权量，察众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复荣。荠麦牙蘗，因冒以生。剥烂肢体，消灭其形。化炁既竭，亡失至神。道穷则返，归乎坤元。恒顺地理，承天布宣。玄幽远眇，隔阂相连。应度育种，阴阳之元。廖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轨，后为主君。无平不陂，道之自然。变易更盛，消息相因。终坤复始，如循连环。帝王承御，千载常存。

注云：上章言一月晦、朔、弦、望，采炼成丹之象，此章比一年十二月功行之象。其初得丹，比为复卦，复者一阳伏五阴也。圣贤攸行此道，则超凡人圣；邪人若行此道，则失命而丧身。文王故曰：“朋来无咎，返覆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朋来”者，有朋自远方来也；“无咎”者，有益而无损也；“返覆其道”者，用易之道也，颠倒而行也；“七日来复”者，月隐其光，七日再吐，亦犹人也经动七日而阳初生。“利有攸往”者，善进而无失。《东京赋》云：“日月会于龙[左夊 右龍]者。”（[左夊 右龍]音闕，尾星也。）谓阳将复。孔子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世人不知天地之心。老子号此心为“玄牝之门”；云房指此心为“生门死户”。《易》曰“雷在地中复。先王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雷乃刚阳，地乃柔阴，以刚阳在柔阴之中，复彼先天之炁。先王至此日行此道，则闭关而不省，方得专心致志。“商旅”者，杂泛也；“不行”者，当绝其杂泛之事，专行其道。故象传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又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朔旦为复，阳炁始通”者，圣人之心一也。“复”者，先伏而后能复也。阳之始炁，出入相通，且无嫉害。“立表微刚”者，乾动而直也。黄钟之律，阳月建子。“兆”者，众庶也，始也。庶物生此阳炁，昔始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者，得复柔暖，一阳之炁，皆能复其常道也。上阳子曰：“作丹之妙，其要在此，切毋轻忽也。学道已得师诀，须晓三关三候，何也预营坛墀，先采药物。既得药物

，出入相通，行炼己功，柔暖播施，微温直透，此为初关第一候也。临馭丹炉，施条接意，辟开道路，不僭不狂，分彩和光，愈低愈下。大吕应丑，日景渐长，是为中关第二候也。大簇律临，“仰以成泰”，泰之为卦，地上于天，阴若居上，水能润下，阳居于下，火临照上，故咸之。《翼》曰：“柔上而刚下，二炁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上，是以亨利贞。”夫五行颠倒，大地成宝。柔施于前，饶他为主；刚施于后，我反为宾。牡初小往，牝乃大来；金气相胥，阳全乾体。此云刚柔并隆，阴阳交接，是为下关第三候也。“渐历大壮”，结凝还丹；“侠列卯门”，榆莢归根；“刑德相负，昼夜始分”，言丹之兆，落在黄庭，以防以养，宜慎宜专。夬之为卦，阴以决别，阳炁既回，金丹怀孕。“乾健盛明”，金气已纯，阳终于巳。运行阴符，姤承乍包，阳无走逸，阳复得阴，“阴为主人”。坤之为化，初六履霜，井底寒泉，阴炁下来，六月为遯，敛精俟时。否届七月，阴阳不通，阴伸阳屈，阳炁内明。八月观象，量察秋情，任畜微稚，若麦之蘖；老枯复荣，若藿之芽。化气既竭，剥消其形，道穷则返，归乎坤元。一来一往，恒顺承天。此书撰作，深有法度。或序冒头，或括结尾。无冒头者，结尾括之；无结尾者，冒头总之。即如此章，是无冒头而以结尾括之。其首句曰：“朔旦为复”，复而临，临而泰，泰而大壮，大壮而夬，夬而乾，乾而姤，姤而遯，遯而否，否而观，观而剥，剥而坤。尾却结曰：“元幽远眇，隔阂相连”。只此两语，最为简易。“元幽远眇”者，阴阳二物，至玄极幽，不可捉摸；至玄极眇，不可思议，而其造化，功倍天地。“隔阂相连”者，二物间隔，动几万里，若得黄婆以媒合之，则虽至远而至近也。是以两物应度而育种，为“阴阳之元”。圣人用之而行其道，“廖廓恍惚”而不可捉摸者，未容度量，圣人推之以逆其用也。“先迷失轨，后为主君”者，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此《十翼》之辞也。仙翁引而详之，中言“阴为主人”，末曰“后为主君”，皆坤之利，地之道也。“无平不陂，道之自然”。水之至平，潴为渊陂；畔岸不流，陂若盈科，则水自泛。以水喻道，自然之理。“变易更盛”，犹复至乾；“消息相因”，如姤至坤。故云：“终坤复始，如循连环”也。“帝王承御，千载常存”者，若帝王能承御乾坤逆顺之道，则千载之寿，亦未为多；若功崇行著，白日升天，亦分内事。昔黄帝一世为民，修世间福，再世乃得为臣，复修出世功德，三世乃得为君。遂捐天下，离弃万机，寻山水幽绝处，得鼎湖之君山，炼此九还大丹；丹成之后，白日乘龙而上升也。即洞庭湖，湖中有山，因黄帝炼丹，号曰君山也。

## 养性立命章第二十

将欲养性，延命却期。审思后末，当虑其先。人所秉躯，体本一无。元精

云布，因炁托初。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月魄。魂之与魄，互为室宅。性主处内，立置鄞鄂。情主营外，筑垣城廓。城廓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时，情合乾坤。乾动而直，炁布精流；坤静而翕，为道舍庐。刚施而退，柔化以滋。九还七返，八归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则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无瑕。道之形象，真一难图。变而分布，各自独居。类如鸡子，白黑相符，纵广一寸，以为始初。四肢五脏，筋骨乃俱。弥历十月，脱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铅。

注云：此章言人先须养性，乃可修命。且性者何也乾之物也，人能养之，则乾阳不亏；精从内守，炁自外生，可以炼丹，可以入圣。世人莫知性命两者为何（一为一）物，或猜性是灵明知觉，或以性为肉团顽心，或认思想识神为性，或指不可捉摸为性，或拟顽空为性；或以令为命，他岂知杳杳冥冥之物为性（一为命），又焉知生化之门为命。惟只盲猜梦想，怎达圣人之道哉。黄帝曰：天性，人也，人心，机也。君子得之固穷（一为躬），小人得之轻命。孔子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俟天命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圣人之道，传至孟子，忒杀分明。《翼》曰“昔者圣人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上仙云：“修性不修命，如何能入圣；修命先修性，方入修行径。”人言释氏修性，道家修命，天下岂有二道哉是不参孟子存心养性，修身立命之道。盖欲立命，先养其性；若不悟性，焉能知命故《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以圣人无两心也。此谓将欲养性，延命却期。世人不知何者为养性，洞宾乃以炼丹以晓之；不知何者为立命，张许乃以炼丹喻之。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养性也；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此立命也。积精累气，此养性也；流戊就己，此立命也。“审思后末”者，人负聪慧，执僻不回，谓有生必有死，奚有长生也哉！圣仙与佛，皆天所生，师岂能授，人岂能为！是不审思，甘分守死。“当虑其先”者，“虑”即念也。当念我身从何而有，若云父母阴阳之炁所生，则阴阳之炁，必可延命，必可成仙佛矣。故修大丹，与生身受炁之初，浑无差别，但有逆顺耳！仲尼曰：“未知生，焉知死”圣人明性命之所以死生，示阴阳之道，缘何逆顺。故顺而生物者，人也；逆而生丹者，圣也。此之谓“元精云布，因气托初”。何谓“阴阳为度，魂魄所居”盖阴阳以魂魄为体，魂魄就阴阳为舍。离为日魂，坎为月魄；魄乃阴中之阳，戊土专之；魂乃阳中之阴，己土直之；魂魄互为室宅，阴阳两相交通。性主实精于内，立置鄞鄂；情主伏炁于外，筑垣城廓。“城”者何也承华之包也。“廓”者何也炼丹之室也。当斯之时，乾之性动而直，则精炁合体；坤之情静而翕，“为道舍庐”。刚而直者，一施则退

；柔而化者，布润以滋。丹产于鼎，还返成功。所谓“九还”者地四生金，天九成银，龙虎相交，金银之炁，复还鼎中，故云“九还”。其“七返”者，地二生火，天七成砂，魂魄相恋，砂火之精，返照鼎中，故云“七返”。“八归”者，天三生木，地八成汞，戊己一合，木汞之真，归炼鼎中，故云“八归”。曰“六居”者，天一生水，地六成铅，性情相感，铅汞之妙，回居鼎中，故云“六居”。“男白女赤，金水相拘”，男属青龙之木，女属白虎之金，被离火之精，炼而还赤也。“则水定火”者，坛埤精严，药物真正，须则其水之多少而抽添之，约其火之老嫩而烹炼之，此时为五行造化之初。“上善若水”者，水中有金，能生丽水，探其至清，全无挠动，无质无瑕，方能变化，是云“上善”。“道之形象”者，男女即道之形，乾坤乃道之象；形与象之中，能生真一之炁，乃不可以尽其形而图其象也。故此形此象，各任化机，分布而居，秉生秉杀，甲乙自东而游；庚辛自西而舍，故云“各自独居”也。“类如鸡子”者，还丹有形也；“白黑相符”者，阴阳得匹也；“纵广一寸”者，丹结之初，来如黍米之微，渐觉一寸之广。非但神室充裕，温遍四肢，润泽五脏，筋骨一皆快畅。十月功满，丹已成形，脱去其胞，号曰“阳神”。阳神之象，乃先天之炁结成，骨故可卷而软，肉比铅华而滑；非若后天之精血，以成人物者，其骨重肉滓不能变化。“肉滑若铅”，铅犹铅粉，亦曰“铅华”，俗言“水粉”，洁白软滑，女妇以此饰面，尚增光彩，况此阳神，乃先天真铅之炁以凝结而成其形乎此与第六章“内以养己”相应。

## 二气感化章第二十一

阳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诸非星月，安能得水浆？二炁玄且远，感化尚相通，何况近存身？切在于心胸。阴阳配日月，水火为效徵。

注云：阳燧者，阳之物也，其中有炁，故感日而能生火。方诸者，阴之物也，其中有精，故感月而能生水。日月有天之高远，阳燧方诸之至微，阴阳二炁，尚相感化。况乎人身，真阴真阳，切在心胸，可亲可密，近而易求，安有相通而不感化哉缘以后之人不得其道耳！人身之阴阳，以比天上之日月；诸燧之水火，以喻人身之精炁。无情之物，尚尔相通；有情有灵，自然交感。且天地间最灵者人也。虽至贱至愚者，皆知阴阳化育之理，不待教令而使之然。一切愚迷，但知顺行以生人物，至于逆用，非师罔通。盖逆用阴阳之道，乃炼精伏炁以成丹也。

此章单明阴阳二炁以相通感而成造化也。

## 关键三宝章第二十二

耳目口三宝，闭塞勿发通。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旋曲以视听，开阖皆合同，为己之枢辖，动静不竭穷。离炁内营卫，坎乃不用聪，兑合不以谈

，希言顺鸿蒙，三者既关键，缓体处空房。委志归虚无，无念以为常。证难以推移，心专不纵横，寢寐神相抱，觉悟候存亡。颜色浸以润，骨节益坚强。排却众阴邪，然后立正阳。修之不辍休，庶炁云雨行。淫淫若春泽，液液象解冰，从头流达足，究竟复上升，往来洞无极，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验，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污秽，细微得调畅。浊者清之路，昏久则昭明。

注云：此章详明炼丹入室之密旨。学者得师口诀，便须诵此章万遍，句句熟玩，字字寻详，勿轻易读过去，一字不逗，不能成丹。盖此章乃《参同契》着紧合尖处。其中有不以语言泄露者，上天所宝也。且夫人生于世，性无有不善。及乎年既长，非负上圣之资，介然自守者，鲜不淫朋妄友，牵诱于外，声色嗜欲，迷惑于内，六根门头，色色皆爱；日用夜作，件件戕贼。最苦毒者，耳、目、口也。耳听乎声，目视乎色，口嗜乎味。由此之故，福从色败，害随声至，病因口入，梦生醉死，递递何穷。学士多不能成道者，皆被耳、目、口三者，邻朋互诱，汨丧其真。仙翁以耳、目、口为三宝者，尊重而不敢轻放，是用闭塞勿令发通。入室之际，大用现前，六根大定，方可采炼。“真人”即己土也；“潜深渊”者，用己土去克水以求丹。“浮游守规中”者，“规中”名“造化窟”也，若炼大丹于此一符之顷，切须慎密。“浮游”者，常静而又常应，暂时不离此；用“守”者勤勤内照，诚有所待也。此两句又为《参同契》中合尖处，用一下大斧底工夫相似。是以真仙圣师所出玄言法语，万世莫能猜之。上阳子因尽泄之者，但愿人人皆明此道而行之也。“旋曲以视听”者，非蠢然之闭塞也，内能旋曲委婉微侦而视听之，使戊土之开阖，不隐不瞒，与己土以合同，若吞若啖。己之为性，颠蹶猖狂，必得戊土为其枢辖，是云“为己之枢辖”。何谓“动静不竭穷”盖己之为道，其动也直，其静也专，若善用之，不致穷竭，“离炁纳营卫”，目光内照也；“坎乃不用聪”，耳须内听也；“兑合不以谈”，希言而调息以顺鸿蒙之施化。惟此三者善于关键，方可缓体处于空房。“缓体”者，优游而不劳；“空房”者，严静而不杂。“委志归虚无”，盖虚无者，炁之所生处也。是曰先天一炁自虚无中来，要得此炁，必当委曲志虑以求之也。“无念以为常”，“无念”二字最为受用。“真人潜深渊”，“无念”以应之；“浮游守规中”，“无念”以候之；“呼吸相含育”，“无念”以致之；“三性既合会”，“无念”以入之。能应，能候、能致、能入，其功惟多，故以为常也。“证难以推移”者，戊之为物号曰“白虎”，虎之为变，易动难安，若以己土会之，切毋纵横推移，心或不专，恐生灾异。前云“无念”，此又云“心专不纵横”，可不谛思之乎“寢寐神相抱”者，心不纵横，又不推移，于斯寢寐之顷，神炁自相抱一。又须常觉而常悟，候其一气之存亡。炼丹之功，用力至此，方自知验。予往昔得师之旨

，此段以为甚难，近从大罗山之阴，行此大功，始觉易也。大要修之而不辍休，，方能成就其全功也。故仙翁由明采取烧炼之时，不可毫发差忒。自“颜色浸以润”而下，句句紧用着，无一句放闲，皆得丹之后有自然之效，见种种之验。凡修此道者，居五浊恶世，修出世间法，人行之不辍，久则功必成。勿因小魔障，中道而弃之。是云浊者清之路，昏久则昭明。证圣成仙，指日可冀，功最神速，故名之曰“神丹”。

### 傍门无功章第二十三

世人好小术，不审道深浅。弃正从邪径，欲速阙不通。犹盲不任杖，聋者听宫商，没水捕雉兔，登山索鱼龙，植麦欲获黍，运规以求方。竭力劳精神，终年无见功。欲知伏食法，事约而不繁。

注云：“世人好小术”，小术不是道。器局若浅小，不可闻大道。道大包天地，道深阔如海。人固不可闻，先被盲师败（一为毒）。先入言为主，正道无由闻。傍门好采战，“弃正从邪径”；服药求轻举，“欲速阙不通”。精竭不养性，“犹盲不任杖”；借道咨谈辩，“如聋听宫商”；“没水捕雉兔”，何不参同类五行不颠倒，“登山索鱼龙”；枯坐以求仙，“植麦欲获黍”；无为若办道，“运规以求方。”如上种种为，“竭力劳精神”。若不遇圣师，“终年无见功”。“欲知伏食法”，古仙语不繁：“伏炁不服气，服气须伏炁。服气不长生，长生须伏炁。斯言真妙诀，以诏高上人。

### 流珠金华章第二十四

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华，转而相因，化为白液，凝而至坚。金华先唱，有倾之间，解化为水，马齿瓓玕，阳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时阴，拘蓄禁门，慈母养育，孝子报恩，严父施令，教敕子孙。五行错王，相据以生，火性销金，金伐木荣。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子当右转，午乃东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龙呼于虎，虎吸于精，两相饮食，俱相贪便，遂相衔咽，咀嚼相吞。荧惑守西，太白经天，杀气所临，何有不倾。狸犬守鼠，鸟雀畏鸱，各有其功，何敢有声。不得其理，难以妄言。竭殫家产，妻子饥贫，自古及今，好者亿人，讫不谐遇，希有能成。广求名药，与道乖殊。

注云：此章分明指示流珠金华为阴阳之二物，复示烧炼之密旨。其间透露大为详切，至于口诀，难以书传是也。上阳子乃重宣此义，而为偈言：太阳流珠，离有日乌；离宫姤女，非色非姝。太阳隐明，实称乾父；砂中有汞，汞为砂祖。世人缘因，六贼引\*，鬬凿流珠，或熬（音嘶，龙所吐涎也）或逸。金本居兑，寓坎生华；坎之真水，乃克离砂。汞被金水，制伏转变，化为白液。应时烧炼，金返居前，吐华先唱。真土云己，己须神王，己曰地神。涌一玉局

，升于高座，暴露双足，金华化水。有顷之间，色如马齿，钟乳瓌玕。乾阳为宾，往以求友。阳性阴情，譔（音熙，暖也）相蟠纠。阴被阳迫，阳被阴促，彼促我迫，时阴拘畜。两肾之中，号曰“禁门”，一阴一阳，一乾一坤。慈母云金，金生坎水，水即金公，水称孝子；严父云木，木生砂汞，子又生孙，子继孙踵。虑不精专，严施号令，五行错王，颠倒克应，铅汞砂银，相据于土，火盛生土，土为金母，火王销金，木畏金刑，金被火伐，木乃敷荣。东南同五，木三火二；西北同五，水一金四；中央戊己，是曰三五。数一至万，兆经垓补，数合天地，藿（音忙，勉也）感至精。此感彼合，口诀须明。子当右转，若蹇若遄，阳金生子；午乃东旋，阴汞生午，包固阳精；卯酉东西，主客二名。金木间隔，相去万里；怀仁怀德，金顺木喜；龙呼虎吸，金恋木仁；一主一宾，饮食相亲。一鸟一兔，俱相贪便；一男一女，遂相衔咽；一龟一蛇，咀嚼相吞。南方之神，朱雀荧惑，守占于西，锻炼金德，兑之杀方，慎毋差忒。含储生意，炁曰“太白”。经行黄道，信归乾户，煞炁一临，生炁自布。犹猫捕鼠，似雀畏鸱，各得其功，何敢有声。不得口诀，奚有猜言枉耗家产，行诸傍门；邪蹊曲径，采战误真。误真罪重，岂顾他贫自古及今，好者亿人，不遇真师，希有能成。未明阴阳，岂知同类广求明药，愈耗真炁。金石草木，非类无情，与道乖远，寥隔万程，法则后学，梗概敷陈，备明奥典，得做仙真。

### 如审遭逢章第二十五

如审遭逢，睹其端绪。以类相况，揆物终始。五行相克，更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秉与，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审专不泄，得为成道。立竿见影，呼谷传响。岂不灵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两，入喉辄僵，不得俯仰。当此之时，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鹊操针，巫咸扣鼓，安能令苏，复起驰走？

注云：此章乃谓人若遇师，先须审察，睹其端绪。是正是邪，将此《参同契》勘，果是名师问无不知，略无留滞；若是盲师，十不知九。百端捏怪，引人落草，或以无言是道；或惟打坐观空。问其砂汞虎龙，金木间隔，三日震象，逆用先天，不晓丹经，哑口无对。世之愚夫，但闻何人打坐几年，某人入闾几处，便纷言其有道。他岂知马祖南岳磨砖之诮乎他岂知阴阳吞啖生杀之理乎有辈俗子，略记前人口泽，自（一为日）惟说禅，锋辩横论，唤作性宗，指此为道，以愚世人，尤为可笑。彼乌知禅有性哉何谓性即乾用九，其动也直，若能了此，即正法眼藏也。何谓禅即坤用六，其动也辟。若能知此，即涅槃妙心也。禅与性合，以土制铅也。金木相投，以铅伏汞也。仁与义施，以直养炁也。故一阴一阳，易之道也。离宫修定，禅之宗也；水府求玄，丹之府也。名虽

分三，道惟一尔。睹其三教修养之端绪，皆要同类方能成功，此云“以类相况”也。何谓“揆物终始”当揆度其生人生物，阴阳始终消息之因。是以五行相生相克，一旺一衰，劫劫更易而为父母。上圣至人，所行之道，阴阳而已。其主含储滋液之炁者，坤兑更易而为圣母也。其生禀与生成之妙者，乾震更易而为灵父也。气液凝精，流而成形，以结为丹，如金石之固而不朽也。审察专一，方乃不泄，可得成道。若立百尺之竿而见影，如呼千岩之谷而传响。阴阳自然，影响交感，最为灵验，以合天地造化之至象也。野葛巴豆，无情之草木（一为焉），尚尔杀人。文王大圣，周公孔子庶圣，扁鹊神医，巫咸贤师，蓍占针祷，其毒气不可疗。况乎真阴真阳之炁，同类有情之物以相匹配，安有不结灵丹者乎

### 姤女黄芽章第二十六

河上姤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物无阴阳，违天背元，牝鸡自卵，其雏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连，三五不交，刚柔离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动炎上，水流润下，非有师导，使其然也。资使统正，不可复改。观夫雌雄，交姤之时，刚柔相结，而不可解，得其节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偃其躯，秉乎胞胎，受炁元初，非徒生时，著而见之，及其死也，亦复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

注云：“河上”乃爱河欲海之喻，“姤女”即自己阴汞之精。何谓“灵而最神”以其功能生人，亦能杀人，又能合丹。当寂然不动之时，一灵内养，忽感而遂通之顷，奔骤如神，境动情生，福从色败。意念才起，汞逐火飞，如埃与尘，不可复拾。鬼隐其精，龙匿其形，云散天空，空即是色。此与二十四章“太阳流珠，常欲去人”义同。人谩尔看将过去，故复到此，引而伸之，圣人功盖后世，类多如此。“将欲制之，黄芽为根”，即前“卒得金华，转而相因”义同。盖如姤女因之顺而易失，非彼黄芽之一阳不能制伏。“黄芽”即先天之炁，号“真一之铅”，烧此铅炁，以为根基，其汞自不奔逸，何哉阴阳配而使然。若也物无阴阳，是违造化之天，背其生物之元。修丹者不离阴阳以立根基。倘真一之气既还，丹已成熟，则方跳去阴阳之外。世之愚人，不看丹经，谓修行者必居深山，必先孤处，必弃妻子，必当辟谷，必合无为，必要打坐。以此为道，何其愚哉若也不用阴阳，不究五行，不辩金木，不知龙虎，不识铅汞，不明坎离，只以无言为可成道。是以此书，力救其弊，历言阴阳匹配方谓之道。只如牝鸡不雄自卵，覆雉不成，为其孤阴无阳。若欲生雏，当午盛水，曝而温之，假借阳炁，雏乃可全；若不温之，必不生也。夫何故亦如造化“配合未连，三五不交，刚柔离分”，岂成生生之道是以女人之国无男子，若

欲孕，则必择日，一日三时俯观井底，亦借真水之炁，是观井中之象以为交感，方能怀妊。所谓阴阳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相感之道。若此火炎上，水润下，非有师导以使其然。资始统正，一气已定。《翼》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性命已正，安可复改故曰：“观夫雌雄交姤之时，刚柔相结而不可解，得其节符，非有工巧制御。必“男生而伏，女偃其躯”，此皆极理之论，造化不能移易。岂但生乎溺而死者，亦必男伏女偃。“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姤，定置始先。”俗眼看来，语似屑屑，本其著书之意，令人洞达阴阳之理，语故频而不烦也。

### 男女相胥章第二十七

坎男为月，离女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体不亏伤。阳失其契，阴侵其明，晦朔薄蚀，掩冒相倾，阳消其形，阴凌灾生。男女相胥，含土以滋，雌雄错杂，以类相求。金化为水，水性周章，火化为土，水不得行。男动外施，女静内藏，溢度过节，为女所拘。魄以铃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进退合时，各得其和，俱吐证符。

注云：坎为水，为月，为中男；离为火，为日，为中女。坎外阴而内阳，中有戊土，以储金水，养其阴魄，为中情，为道义之门，黑中之白也；离内阴而外阳，中有己土，以居砂汞，主其阳魄，为成性，为仁德之体，白中之黑也。月体本黑，受日之化，光彩复舒，两体不亏。“阳失其契”，契，合也，阴侵阳明。“薄蚀”者，晦朔之间，月掩日光，正对的射，日体居上，月在日下，暂障日光，此谓“阳消其形，阴凌灾生”。以此世人不能保守真阳；数为阴所凌烁。若也雌雄得类，颠倒相感，“男女相胥”，逆求化机。则其兑金，化生坎水，非得真土，则坎之水周流泛滥。离中有火，火能生己土以制坎水，水不泛矣。是以男之为道，乾刚而外施；女之为德，坤静而内藏。若乾外施，溢度过节，则为坤女之所拘制。“魄以铃魂”，魄属于兑，魂属于震，震男兑女，阴阳所交。“不得淫奢”，必使一寒一暑，得其进退，和合有时，不愆不忒，则有雌雄，各吐符证，乃可见其效验者矣。

此章大意在乎周章溢度，淫奢过节则阴凌而灾生，致仲冬行夏令成隆暑，仲夏行冬令返严寒。即男行而女不随，阳唱而阴不和。阴阳乖错，皆由周章而淫奢也。修丹不易，切毋自轻。昔纯阳翁既得钟离老仙之传，及其入室，累次下工，以未尽善，不即成丹，复蒙玄元崔真人授以《入药镜》，方得洞达。乃作诗曰：“因看崔公《入药镜》，令人心地转分明，”厥后用功，旋即成就。后之愚人。专以无为顽空是道，依稀度日，任生任死，此辈为教中大罪人，况敢言修行一事哉

### 四者混沌章第二十八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四者混沌，列为龙虎，龙阳数奇，虎阴数偶。肝青为父，肺白为母，肾黑为子，离赤为女，脾黄为祖，子午行始。三物一家，都归戊己。

注云：上阳子曰：“夫人之身，最灵而至宝者，精与炁也。”《心印经》以为上药；张紫阳以为命宝；仙翁所撰之书，则有同而有异。何谓同曰“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此最简而同也；何谓异曰乾坤坎离，曰牝牡橐籥，曰开曰阖，曰无曰有，曰阴阳，曰日月，曰玄牝，曰戊己，曰刚柔，曰雌雄，曰斗枢，曰魁罡，曰乌兔，曰魂魄，曰金气，曰神明，曰黄芽，曰河车，曰铅银，曰砂汞，曰浮沉，曰白黑，曰鸿蒙，曰恍惚，曰规中，曰枢辖，曰虚无，曰杳冥，曰真人，曰大渊，曰垣阙，曰蓬壶，曰朱雀，曰龟蛇，曰白虎，曰青龙，曰熬枢，曰流珠，曰金砂，曰水银，曰八石，曰黄土，曰两孔穴，曰神德居，曰偃月炉，曰悬胎鼎，曰赤色门，曰明窗尘，曰上下弦，曰文武火，曰丹砂木精，曰河上姹女，曰鄞鄂城郭，曰马齿瓏干，曰禁门，曰刀圭，曰金华，曰秋石，曰情性，曰主客，曰白雪，曰黄舆，曰玄沟，曰河鼓，曰甌山，曰晷影，曰钟乳，曰苍液，曰三五，曰两七，曰铢两，曰爻符，等等名色，如是皆身中之宝。或喻门户，或言神室，或云鼎器，或譬体用，或察形象，或比进退。故易道以乾直坤辟为生死之门户，丹法以鹊桥黄道为往来之路，不离己身之精气耳！此假名而异字。故此章言“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又合前“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华，转而相因”之义同也。盖谓流珠，谓姹女，谓丹砂，本皆有阴而无阳，以属后天，不能成丹。金与黄芽金华，乃先天之铅，可炼还丹。故夫“丹砂木精”即离中之木火。火之父为东方甲乙之木，以生真精，是谓中女。是以东方甲乙之木与南方丙丁之火，一父一女也。父与其女为阳中之阴，则震木离火为之侣也。黄芽金液为坎中之铅水，水之母乃西方庚辛之金，以孕其液，而为中男。是以西方庚辛之金，与北方壬癸之水，一母一子也。母与其子，为阴中之阳，则兑金坎水以合处也。木火金水，“四者混沌，列为龙虎”，一东一西。龙居东，其数三，故云“龙阳数奇”；虎属西，其数四，故云“虎阴数偶”。“木火为侣”者，龙从火里出也；“金水合处”者，虎向水中生也。肝青属木，为火之父；肺白属金，为水之母；肾黑属水，为金之子；离赤属火，为木之女；脾黄属土，四者之祖。子居五行之始，故为一阳之首。金与水，木与火，龙与虎，是谓三物。若此三物交会而作一家，则必藉戊己二土之力，方能成其功用也。

#### 卯酉刑德章第二十九

刚柔迭兴，更历分布。龙西虎东，建纬卯酉，刑德并会，相见欢喜，刑主伏杀，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临于卯，八月麦生，天罡据酉。子南午北，互

为纲纪。一九之数，终而复始。含元虚危，播精于子。

注云：青龙属东，白虎属西，此其正也。“更历分布”者，青龙建纬于酉，白虎建纬于卯，是“刑德并会”，而龙虎欢喜，颠倒相见，故龙虎相见，会合一处，则二物欢喜，以生生为德；若龙东虎西，定位各居，自生自旺，则二物相竞纷扰，以主杀为刑。刑者，阴阳乖错之义，雌雄相见之喻；刑者，五行顺行之谓，德者五行颠倒之意。刑者阴消其阳，德者阳合乎阴。刑者阴多而阳少，德者阴少而阳多。且如四阳而二阴，二月之卦也。阳长阴退，其阳虽多而有余阴。阳多为德，余阴主杀，是以三春万物并生，而榆莢堕落者，一如人也。年方及壮，一身之中，阳多阴少，日壮一日。却于此时，欲火大炽，其阳虽多，皆为阴消，纵有余阳，不能主宰，百病来侵。将暨阳脱，犹复念念在于欲界，尽力求阴；余阳遇阴，悉皆消脱，卒然而终。此之谓德返为刑也。若是上智，乘其余阳，以为阶梯，急行还丹之道，可复长生，是之谓“刑德并会”也。是为“相见欢喜”也。又如四阴而二阳，八月之卦也。阳为阴消，其阴虽多，尚有余阳。阴多为刑，余阳主生，是以三秋万物将零，而藿麦乃生。一如人也，年将六十，一身之中，阴多而阳少，日衰一日。若于此时，幸有余阳，而行金丹之道，能令阳复，是谓返老还童也，是谓长生久视也。是之谓刑返为德也。二月子时，斗之魁星临于卯位，罡星临于巳上，位属东南，主生为德。八月戌时，斗之罡星，据于酉地，魁星临于亥上，位次西北，主杀为刑，经云：“罡星指丑，其身未，所指者吉，所在者凶，余位皆然。”此喻炼丹之功用也。“子南午北”者，颠倒五行也。仙圣云：“五行顺行，法界火坑；五行颠倒，大地七宝。”所以水火互为纲纪，方能既济也。阳生于一，成于九，阳数至九则极，极则复于一，此谓“一九之数，终而复始，含元虚危，播精于子”者。丹之神功在此两句。盖虚危之次，日月合璧之地；一阳初生之方，龟蛇蟠结之所，故太一所含先天之元炁，其真精遇子则播施。此复应前章子午行始之义也。世人但闻卯酉为沐浴，岂能明刑德之喻，盖德与生，即半时得药之比；刑与杀，则顷刻丧失之喻。是以入室之际，直须防危虑险，方可炼丹。仙翁比为春旺之时，何物不生，而榆莢死者，德中防刑，生中防杀也。秋肃之候，何物不凋，而藿麦生者，刑中有德，杀中有生也。是书历历而论，种种而明者，其主意之妙，唯要得先天之炁尔。

### 君子好逑章第三十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独处，雌不孤居。玄武龟蛇，蟠虬相扶，以明牝牡，意当相须。假使二女共室，颜色甚姝，苏秦通言，张仪合媒，发辩利舌，奋舒美辞，推心调谐，合为夫妻，弊发腐齿，终不相知。若药物非种，名类不同，分刻参差，失其纲纪，虽黄帝临炉，太一执火

，八公擣炼，淮南调合，立宇崇坛，玉为阶陛，麟脯凤脂，把籍长跪，祷祝神祇，请哀诸鬼，沐浴斋戒，冀有所望，亦犹和胶补釜，以硃涂疮，去冷加冰，除热用汤，飞龟舞蛇，愈见乖张。

注云：仙翁直指金丹必须同类药物，一阴一阳，必资交感；一牝一牡，方得化生。倘独居孤处，安得化化之机若夫众雌无雄，岂有生生之道欲炼还丹，必求先天一气以成也。此章句语直露，不宜重述，为是书者，乃泄天地造化之机，体乾坤生育之德，焕日月合明之理，漏阴阳逆施之功。《易》曰：“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主此道者圣人也，行此道者神人也。此书在处，天地神祇，日月星辰，雷霆万神，常切扈卫。上贤敬受，诵至万遍，仙真降庭，告以上道。若彼下愚，妄生毁谤，则有神鬼阴录其过，注于黑籍，小则恶病缠身，大则黑司促算，徒为幽冥之鬼，长堕苦海之中，福善祸淫，昭然毋忽。

## 卷下

### 圣贤伏炼章第三十一

惟昔圣贤，怀玄抱真，伏炼九鼎，化迹隐沦，含精养神，通德三光，津液腠理，筋骨致坚，众邪辟除，正气长存，累积长久，变形而仙。忧悯后生，好道之伦，随傍风采，指画古文，著为图集，开示后昆，露见枝条，隐藏本根，托号诸名，覆谬众文，学者得之，韞椟终身。子继父业，孙踵祖先，传世迷惑，竟无见闻，遂使宦者不仕，农夫失耘，商人弃货，志士家贫。吾甚伤之，定录此文，字约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条，核实可观，分两有数，因而相循，故为乱辞，孔窍其门，智者审思，用意参焉。

注云：古圣大贤，必明其道，故伏羲、神农、黄帝之书，皆言大道。《阴符》尚存，其经三百一十五字。后人因不明道，乱猜其经，乃谓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术者，聒瞽一世，彼安足知圣人之道哉！盖《阴符》自“观天之道”百二十字乃叙道之纲领；自“天地万物之盗”九十一字乃下手之用；自“瞽者善听”一百四字乃成功之要。是以黄帝鼎湖伏炼九鼎大丹，乘龙上升，却非烧炼金石草木之谓，乃伏先天之炁以成丹尔。故云：伏炼非服炼也。所谓伏炼者，各有其事，如“怀玄抱真，化迹隐沦，含精养神，通德三光”。如上七者，首事先行，是云炉火，是之谓炼己。若能炼己，则真炁薰蒸，遍于一身，如炉中有火，暖炁似烧，故谓之炉火，故谓之炼己也。“津液腠理，筋骨致坚，众邪辟除，正气长存”，如上四者，是云伏炁，是之谓炼丹。盖“怀玄”者，内怀玄一之炁；“抱真”者，负抱太乙之真，“化迹”者，韬光藏迹，使人不我知，故知我者稀，则识我者贵。“隐沦”者，沉隐沦匿，使人不可

识。故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含精”者，饱含真汞之精以炼己；“养神”者，外养全体之神以合炁。累功至此，大要“通德三光”。德者，修行之上事也。修道而不修德，是有阴而无阳；道德全修，阴阳自配。人之修德，自云有德，而实无德，缘以妄想，德不感通。修行之士，德愈深厚，自不想德，天地神明、日月星辰、德皆感彻。如张、葛、许，自积自修，心实罔覬，此为“通德三光”也。炼己既勤，积德通感，方可伏炼大丹。“津液腠理”者，津乃玉津，即白雪也；液乃金液，即黄芽也。玉津金液，腠理于神室之中，则一身之筋骨致坚。“众邪”者，百骸之阴，皆得辟除。“正气”乃先天之阳，长存不坏，“积累长久，变形而仙”，黄帝伏炼九鼎大丹者，此之谓也。《庆会录》云：“昔轩辕氏一世为民，再世为臣，三世为君，济世积功，数尽升天。《阴符》而下，列圣相继，载于经者，文王《周易》，明乾坤其易之门，咸恒夫妇之道；孔子《十翼》，明乾动而直，坤静而翕之义；《道德》五千，明有无玄牝之门；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孟子养浩然，明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钱铿老彭之比，列风庄鹏之喻，皆由圣贤以至仙也。其忧悯后学好道之士，遂其风采，指画著为图籍，开示后昆。或露见枝条，隐藏本根；或托号诸名，覆谬众文。所谓“露见”者，累露其大概，如“乾坤，其易之门耶”是也，至有本根，必资口授，故隐藏耳！所谓“托号”“覆谬”者，不可显言。比方借喻，散于群书之内。后之明眼者，既得其文，不遇其人，韞椟而终其身。若是法器之子，公孙继踵可也。有等学人，虽录此文，不得师旨，迷以传迷，引入邪径，竟无见闻，趋走旁门，阴阳不知，五行错乱。汨乎后来修道之流，据此文书，且无口诀。此辈有若士、农、工、商，失其本业；只如宦者求官，无路以登仕版；农夫欲佃，无地而可以耘锄；工艺抱术而莫施；商贾计利而亡本。即如学者，虽有其文，未承师诀，无下手处，谬猜妄行，乌能成道仙翁惻悯，錡冶炉开，定录此文，为亿世法，字约而义易思，如“真人潜深渊”之句；事省而理不繁，有“金来归性初”之语，披列其条者即此。上篇分十五章，披露阴阳造化，采丹首尾；中篇分十五章，详列分两符候；下篇五章，法象成功。后人睹此所列之条，综核其实，便於观览。其间数目分两，皆有法度，得师一指，依此循习可以成丹；“乱辞”者，即“托号”“覆谬”之义。“孔窍”者，包括玄妙之深。实大劫之梯航，为昏衢之智烛。后圣亚贤，审思密用，伏惟大道，非圣莫明、非贤不语。故父不得传子，臣不得献君。圣人之道，岂不传耶谓恐无德而难承当，或若轻言，后必颠踣，是云“智者审思，用意参焉。”

### 法象成功章第三十二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沟数万里。河鼓临星纪兮，人民皆惊骇。晷影妄前

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览视之兮，王者退自改。关键有低昂兮，害炁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与午。寅申阴阳祖兮，出入复终始。循斗而招摇兮，执衡定元纪。升熬于甑山兮，炎火张设下。白虎导唱前兮，苍液和于后。朱雀翱翔戏兮，飞扬色五彩；遭遇罗网施兮，压之不得举；嗷嗷声甚悲兮，婴儿之慕母；颠倒就汤镬兮，摧折伤毛羽。漏刻未过半兮，鱼鳞狎鬣起。五色象炫耀兮，变化无常主。滴滴鼎沸驰兮，暴涌不休止。接连重叠累兮，犬牙相错距。形似仲冬冰兮，瓓玕吐钟乳。崔嵬而杂厕兮，交积相支柱。阴阳得其配兮，淡薄而相守。青龙处房六兮，春花震东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兑西酉。朱雀在张二兮，正阳杂南午。三者具来朝兮，家属为亲侣。本之但二物兮，末而为三五。三五并与一兮，都集归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数亦取甫。先白而后黄兮，赤黑达表里。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为兮，非有邪伪道。山泽炁相蒸兮，兴云而为雨，泥竭遂成尘兮，火灭化为土。若槩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皮革煮成胶兮，麴蘖化为酒。同类易施工兮，非种难为巧。惟斯之妙术兮，审谛不诳语。传于亿世后兮，昭然自可考。焕若星经汉兮，曷如水宗海。思之务令熟兮，反覆视上下。千周灿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灵乍自悟。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入道无适莫兮，常传于贤者。

注云：上阳子曰：“圣人之道，大包天地，细入微尘。”传云：“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道乃天所秘宝，不显竹帛，惟只口口相传。圣人无可奈何，百般引喻示后。黄帝歧伯之间，始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形不足者，补之以炁。”只此一句，尽露金丹。及文王重伏羲之易，曰“西南得朋”，此又露补炁之方。孔子又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此又指补气之类。老子则曰：“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此却明补炁之门。《参同契》历历指示药物、鼎炉、斤两、火候，“金炁相胥，真人潜深渊”之诲，最明且切。复于下篇法相比喻，圣圣相传，其揆一也。故金液九还大丹，无非补其一气耳。然补阴必用阳，补阳必用阴，本乎太极之炁，借名金丹。何谓金何谓丹谓乾始金，谓坤始丹。乾初太极，金丹于坤；坤初太极，气化为丹。乾金布坤，经却流转，金隐于兑，兑金生水，水初生丹，丹在虎圈，故虎向水中生；虎居于西，若要合丹，先降其龙，龙家于木，化现于离，离有阴火，故龙从火里出。夫龙居东九炁之苍天，青帝籥之，以为真宰，而生万物；虎居西七炁之素天，白帝橐之，以成造化，而产万物。自西至东，数万余里。今仙翁以“天地”而喻离坎；以“金鼎”而譬玄沟；“河鼓”、“星纪”以比会合；“晷影”、“前却”而比乾龙；“皇上览视”而比顿悟而明了；“关键”、“害炁”比收拾而闭塞；以“雌雄”指子午；以“出入”指寅申；“甑山”者杳冥之

门，“招摇”者，恍惚之户；“白虎”乃金之物；“朱雀”乃火之金；“罗网”喻下手也；“汤镬”比鼎炉也；“鼎沸”、“暴涌”，炁之盛也；“接连叠累”，足其药也；“瓊玕”、“钟乳”，丹肇形像；“杂厕”、“交柱”，德合阴阳；“青龙处房”，入室了事；“白虎在昴”，得药归炉；“朱雀在张”，神已合炁；“二物”即铅汞也；“三五”者，簇五行也；“一”者坎之水；“二”者离之炉；“先白而后黄”者，白乃金也，黄乃土形；“赤黑达表里”者，赤乃火容，黑乃铅体。五行全，阴阳会，名为“一鼎”，其大如黍米。经云“元始悬一宝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者此也。“自然之所为”，是皆阴阳造化，自然感动之道也。非有邪伪道者，非旁门采战，左道邪术也。

“山泽炁相蒸”者，喻金丹乃阴阳之气相蒸而成。“泥竭遂成尘”者，比真炁入鼎遂结成丹。染黄用檠绿用兰，煮皮成胶曲成酒，喻得金液必成还丹也。

“同类易施工”者，如乾以坤为类，坤以兑为类，则阴阳和而工易施。“非种难为巧”者，如兑以巽为种，阴以雌为种。二女同居，岂能成造化哉斯之妙术，明审谛当，实非诳语。“传于亿世后”者，此书此道，如星之在天，谁不可睹若水之宗海，岂有异流虽万亿世，莫能离此道也。详玩熟思，反复万遍，自感神明告人，或心灵自悟也。圣贤著书，尾必应首，此书上卷首章云“乾坤易之门户”，至此末章乃直曰“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是谓原始返终。天道无私，常传贤者，学道之士宜谛思之。

### 鼎器妙用章第三十三

此章原接法象之下，缘鼎器亦法象耳。彭真一谓其辞理钩连，字句零碎，置于后，非也。仙圣所述，深有法度，不可轻移。况句皆三字叶韵，又一体法，今依原本正之于此也。

圆三五，寸一分，

注云：此详明“三五一”之旨。是书凡言“三五”者：十一章，“三五既和谐”；二十四章，“三五与一，天地至精”；二十六章，“三五不交，刚柔离分”；三十二章，“本之但二物，末而为三五”。此章以“三五一”为句首者，使人洞明“三五一”之旨，则知鼎器有“三五”之妙，药物有“一寸”之真，火候正“一分”之用。“圆”者，熟也，若能圆明熟达“三五一”之要，可炼大丹。世人不圆斯旨，只泥鼎器方寸尺度，又何浅哉仲尼曰：“三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悟真篇》云：“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炁，达者方能入圣机。”阴阳之数，以炁为主；五行之气，因数而生。故东方青气九，元也，仁也，木德生数三，刚也，精也。《古文龙虎经》曰：“变化为青龙”，阳木也。

南方赤炁二，亨也，礼也，火德生数二，柔也，血也。经曰：“丹砂流汞父”，阴火也，阳木生阴火。离为阳中之阴，阴为中女，则离女以震木为父，是木为火侣，其生数二与三，同为一五也，为砂中汞也，为我也，为鼎也。紫阳云，“金鼎欲留朱里汞”是也。西方白炁七，利也，义也，金德生数四，雌也，液也。经曰：“雌阴赭黄金”，阴金也。北方黑炁五，贞也，智也，水德生数一，雄也，气也。经曰：“雄阳翠玄水”，阳水也，阴金生阳水，坎为阴中之阳，为中男，则男以兑金为母，是金与水同处。其生数一与四，同为一五也，为水中金也，为彼也，器也。紫阳云，“玉池先下水中银”是也。中央黄炁，一己也，神也，土德生数五，戊也，信也。老子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是也。戊己一合成圭，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金丹凝结也。是之谓“三五一”也，是之谓鼎器也。“三五一”总合而成九数，以还东方青气之元数九，是之谓九还大丹也。

口四八，两寸唇，

注云：四与八合十二，又加两，足一十四。“十四”者，是天上月之初圆，月圆为纯阳；以其阳纯，方能生一阳之金精于鼎之内也。口与唇为金气相胥之门户，是谓鼎之口，器之唇也。是谓二七一十四也，是之谓七返之妙义也。世人不明仙翁妙谛，藏妙中之妙，有意外之意。其见口与唇二字，直欲求鼎器之尺寸者，乌知金液大丹，法乾坤为鼎器，欲比量金丹鼎器之尺寸者，是比量乾坤也。且不知将何丈尺比量乾坤，抑不知从何下手而比量也。彼乌知炼丹法象，以天地为炉，以阴阳为火，此谓之炉火。即如人身一小天地，以身为炉，精炁为火，却非五金八石之炉火鼎器者也。

长尺二，厚薄均。

注云：“尺二”者，一年十二月也；“长”者，年年有十二月也。“厚”，太过；“薄”，不及也。修行人要知每年有十二月，月月有金水相生之时。鼎器厚，则有望远之嫌；鼎器薄，则有衰弱之患。“均”者，所以调之、摄之。调摄者，审之候之也。故先哲以一年七十二候攒簇于一日，一时之内有六候，则一候有三符，止用一符之速，是谓“符候”。“厚薄均”，调摄不差一发，方许炼大丹也。

腹齐三，坐垂温。

注云：“腹”者，丹鼎之内室也；“齐”者，与月齐光也；“三”者，必皆初三日也；“坐”者待也；“垂”者至也；“温”者阳炁动也。何谓与月齐光盖天上月，号曰“太阴”，每月初三日甫，生一阳之光于庚申之上，以象震卦。震者，微阳乘二阴也。丹鼎亦然。人间之鼎器，号曰“少阴”，亦每月初三之夕，生一阳之炁于壬癸之乡，以象复卦。“复”者，一阳伏五阴也。何谓

“坐垂温”修行者已得鼎器，遇其初三之夕，必坐而候之，待其火炁垂至，不寒不燥而温然，此其阳炁欲动，急可炼丹也。

阴在上，阳下奔。

注云：“阴”乃器中之水，“阳”乃鼎中之火。水上火下，水火既济；阴上阳下，地天泰也。紫阳云，“饶他为主我为宾”是也。

首尾武，中间文。始七十，终三旬，二百六，善调匀。

注云：首行武火，炼己之时也；尾行武火，温养之日也。中间却行一符之文火，以炼丹也。“始七十”，积己之功最难为也；“终三旬”者，言温养之际，尤当慎也。七十又三旬，并二百六，总三百六十，乃四九之圆数，一周之日足也。比三百六十日，以七分之日炼己，以三分之日温养。如以一年温养，则先三年炼己。惟中间炼丹之文火，正要半个时也，故谓“善调匀”。其炼丹用半个时中一符文火，却不在七十与三旬，并二百六之列，学者当详。“首”、“尾”、“终”、“始”四字，则中间文在外而不相干也。世人每见七十与三旬之语，皆为三分文，七分武，岂悟丹经藏机，不敢直吐者也，若洞晓一符之顷为得丹之候，则中间文自融会矣。

阴火白，黄芽铅，两七聚，辅翼人。

注云：地二生火，天七成砂，此“阴火”之成数，是一七也。天一生水，地六成铅，此“黄芽”之合数，是一七也。以铅火之数，合“两七聚”也。两七一十四也，以此十四之铅火，会于鼎器之中，其功辅翼于人而成丹也。

瞻理脑，定玄升，子处中，得安存。来去游，不出门。渐成大，性情纯。却归一，还本元，善爱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护，莫迷昏。途路远，复幽玄，若达此，会乾坤。刀圭霭，净魂魄，得长生，居仙村。乐道者，寻其根。审五行，定铢分。谛思之，不须论。深藏守，莫传文。

注云：此段浅近，言得药之士，更无怠荒，暂时不离，勤勤咐嘱。句句明白，不必再释。若丹已成，婴儿渐大，不妨行九载向上之功也。

御白鹤，驾龙鳞。游太虚，谒仙君。录天图，号真人。

注云：此系丹成道备，行满成功之事。然功高德重，则效验有不能尽述者。缘夫至道，上天所宝，善根上智，勤行不怠，性命双修，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德重功高。一如懋赞之辞，谒仙君而号真人也。人人可以作此大功德，成此大自在，勿以事难而自弃，勿以缘浅而不修。老子、张、葛亦人尔，非天上落下底；释迦、达摩亦人尔，非地下涌出底。坚心勇猛，事皆易成，志士修行，深思勉力。

补塞遗脱章第三十四

参同契者，敷陈梗概，不能纯一，泛滥而说，纤微未备，阙略仿佛。今更

撰录，补塞遗脱，润色幽深，钩援相逮，旨意等齐，所趋不悖，故复作此，命三相类，则大易之情性尽矣。

乙「浮右」丁「文火」己物辛「世银」癸「真铅」五位相得  
三木二火五土四金一水

甲「沉左」丙「武火」戊药庚「世金」壬「真汞」而各有合

大易性情，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枝茎华叶，果实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诚心所言，审而不误。象彼仲冬节，竹木皆摧伤。佐阳诘贾旅，人君深自藏。象时顺节令，闭口不用谈。天道甚浩广，太玄无形容，虚寂不可睹，匡廓以消亡。谬误失事绪，言还自败伤。别序斯四象，以晓后生盲。

注云：此章补塞遗脱，中存口诀，隐而不露。注者到此当体获麟之意。况其戒云：“闭口不用谈。”又云：“言还自败伤。”一举双明，其意远矣。是书有大解脱，有大神通，若得闻是书，蛇虎不能伤；得诵是书，疫痢不敢作；得明是书，地狱不拘摄；得行是书，天堂自快乐。是书在处，空中常有金光交射，虚空生白，人若见之，延寿六六，供养信受，其福无边，况坚修而勤行乎

### 自叙启后章第三十五

会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乐权荣，棲迟僻陋，忽略利名，执守恬淡，希时安宁，晏然闲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旨趣，一统共论。务在顺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为历，万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配以伏食，雄雌设陈。挺除武都，八石弃捐。审用成物，世俗所珍。罗列三条，枝茎相连。同出异名，皆由一门。非徒累句，谐偶斯文，殆有其真，砾硌可观。使予敷伪，却被赘愆。命参同契，微览其端，辞寡意大，后嗣宜尊。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声。百世而下，遨游人间。敷陈羽翮，东西南倾。汤遭厄际，水旱隔并。柯叶萎黄，失其华荣。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

注云：上阳子乃重宣此义，而说偈曰：“安稳可长生”，长生无劫年。大道难思议，还丹岂变迁。火陈金为体，土克水为圆。初伏十六两，咽吞上下弦。常配以伏食，归根而还原。草木非同类，金石皆弃捐。审用窥造物，世俗珍此铅。清静得真修，殷勤蕲自然。上圣宝金经，积功善结缘。炁炼玄元始，太上命精延。刀利高嵯峨，育帝摄上玄。泥丸耀神辉，赫赤复八骞。大罗齐玉京，丹凤回蹁跹。洞章振九都，鬼魔咸首愆。扬枝甘露浆，铺叙聆真詮。浩灵布元梵，劫劫金口宣。斋戒诵一遍，积逮沉痾痊。七遍至九遍，乾坤逆回旋。百

遍至千遍，奏名玉帝前。万遍不辍休，火里生金莲。种名无色界，给君度大千。  
金童散天华，玉女掌琼筵。灵风响层霄，梵炁盈芝田。五老勒籙籍，四协较宸篇。  
景霞荫羽盖，太清浮紫烟。渺渺龙汉上，铨功诣瑛鲜。金光焕万丈，亿劫亘绵绵。  
神霄九阳会，洞妙高上仙。